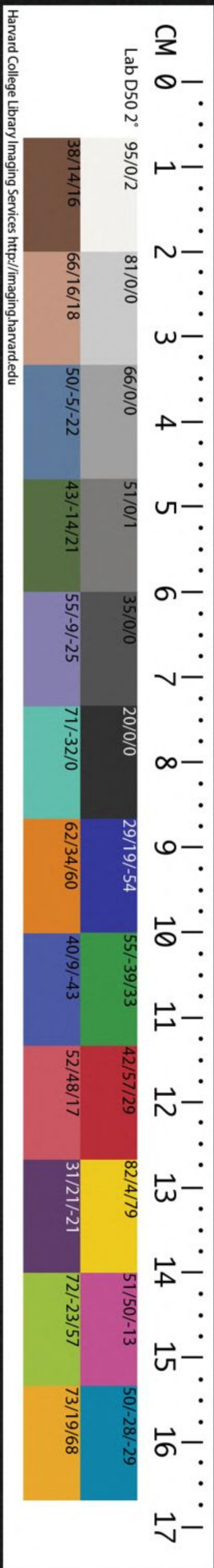


T 695/1923(6)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2 1958





春秋經傳類求卷之六

常熟孫從添石芝

纂輯

長洲過臨汾東岡

歙縣吳禧祖惺夫校定

巡狩

書法

詳見田獵

事類

經

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

杜註晉實召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為辭林註晉侯召王以諸侯見是先狩而后會也春秋先書

會後書狩者書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先書會后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私會之辭也

左傳冬會于温討不服也

許討衛是會

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

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請而

不正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使若天王自狩以失地故





書河陽實以屬 且明德也 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弒泄

明之 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 公羊曰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 五月盟于

在踐 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 溫近狩地故可言狩踐 穀梁曰全天王之行也為若

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 于王所 為天王諱也胡氏曰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

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義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

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

故為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

見春秋忠恕也

傳

莊二十一年左傳王 惠 巡號守 巡守於號國也天 號公為王宮于珪 珪號 土與之酒

泉 周 號公請器王子之爵 飲酒 冬王歸自號

告朔

書法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 文六年 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文六年 猶者可止之辭 文六年 不言

朔而言月 文六年 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辭 文六年 特舉以表行事 文十六年 有疾

猶可言也 文十六年

事類

經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

猶者可 左傳閏月不告朔 經稱告月傳稱告 非禮也 非敬授人 閏以正時 四時漸差

止之辭 命事 順時 事以厚生 事不失時則年 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 言其所 不告閏

朔棄時政也 是棄民之時 何以為民公羊曰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為不告朔天

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 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



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朝者因視朔政無政而朝故加猶穀梁曰不告月

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

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為言可以已也禮天子以十二月朔政班告于諸侯諸侯受于禰廟

孝子尊事先君不敢自專也事畢感月始而朝之閏是叢胡氏曰不告月者不告朔

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

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

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

象歸奇於劫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

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為附月之

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

我愛其禮○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朝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左傳夏五月公四

不視朔疾也公羊曰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

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穀梁曰

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

胡氏曰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

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

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昭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文公厭政備見于經閏不告

朔不視無雨不閏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會同不與

廟壞不修十三年大室屋壞作主不時二年作僖公主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傳 僖五年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今之十一月蓋十一月一日冬至也自秋分日行南陸至冬至之日日南極公

既視朔親告朔也遂登觀臺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以望而書禮也朔旦冬至歷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

別陰陽叙事訓民魯君不能常修此禮故善公之得禮 凡分春秋至冬夏啟立春閉立秋必書雲物氣色災變也為



備故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素察妖祥逆為之備○昭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註釋不朝正于廟

左傳註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十九年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禮者所以非責公之妾且明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在使若在國然自是鄆人潰叛齊晉甲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內外棄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故每歲書公所在二十九年冬十月鄆潰 二十八年左傳註齊侯早公故適晉

### 禁令

### 事類

### 傳

僖九年諸侯盟于葵邱穀梁曰葵邱之盟壹猶專也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毋訖止羅

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胡氏曰葵邱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

不孝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

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

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為盡禁矣諸侯咸喻乎桓公

之志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僖五年左傳公

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為重耳築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投言披以君父之命來伐不敢與校強弱勝負乃徇曰

披者吾讐也敢與披校者我當反讐怨之也踰垣而走○文十四年左傳穆伯公孫之從已氏也八年

穆伯以幣犇莒從已氏焉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也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

仲即公子遂公孫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襄仲使穆伯復國而無朝於君不得使與聽魯國政事穆伯急于復國故聽襄仲無

朝之命既復國而鄭公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諸侯伐

牛而黜子駟以私憾黜尉止之車尉止獲囚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

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襄十一年左傳會于蕭魚公會晉宋衛曹齊莒邾滕薛杞小邾納斥候

不相備也禁侵掠諸侯各止侵掠務相信厚○襄十四年左傳公衛獻出奔齊公使祝宗告亡告宗廟也且

告無罪定姜公適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言若無鬼神尚何所告若有鬼神不可欺誣也告亡而已無

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襄二十一年左傳欒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欒盈奔楚道過周地周西



焉司徒以刑教民掌追胥盜賊之事故○左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

襄二十二年左傳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齊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襄二十二年左傳十二月

鄭游販公孫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路遇逆妻以歸其家者奪之以館于邑奪其妻舍止丁其邑不復行

已其夫攻子明即游販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公孫廢良游販而立大叔販曰國卿君之

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

勿怨求亡妻而殺子明者使復其所居使游販之家勿怨亡妻者蓋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之不修益

明○襄二十五年左傳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穿陳城乘夜穿突陳城遂入之

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也止諸門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昭三年左傳初州縣欒豹

盈之邑也及欒氏亡在襄二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州本屬溫

溫趙氏邑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溫別至今傳三家晉之別縣不唯州誰

獲治之言縣邑勇力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正

責人而自取其邑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趙文子之子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使獲退也二子

也于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我若招禍且將不能治我之縣又安用州為哉其以微禍

也有言州必死有敢言取州必坐以死罪○昭十三年左傳遂合諸侯于平邱晉次于衛地叔鮒

羊子鮒叔向弟也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芻牲曰芻草薪曰蕘縱淫芻蕘之人欲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衛大饋叔

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喻近也而敢有異志芻

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止叔向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數貨無

厭亦將及矣將及禍為此役也謂屠伯若以君命賜之其已若以衛君之命以客從

之未退而禁之客謂屠伯衛客未退而叔鮒已禁芻蕘者言其瀆貨之甚○昭十六年左傳晉韓起聘于鄭鄭伯

享之子產戒戒飾百官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言苟有位列于朝廷無敢有不共敬而恪謹者○昭十八年

左傳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未知虛實出

之使禁舊客勿出於宮為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子上二子鄭巡羣屏攝屏攝祭至于大

宮鄭祖廟巡行宗使公孫登開卜大夫徙大龜使祝史徙主廟主於周廟厲王廟也

合羣主于祖廟鄭祖廟告卜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做其事府庫貨財所聚故使其人各做備火商成公鄭大做司

廟易救護禁令



宮巷伯寺出舊宮人先公寘諸火所不及司馬主司寇主刑列居火道備非行火所燬

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為部伍登明日使野司寇縣士各保其徵火之明日四方乃

人郊外之人助大祝大史除治禳火于玄冥水神回祿神祈

于四鄰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藉記被焚之家寬其征

營君大夫三國不市亦憂戚使行人告于諸侯蓋魚池在苑中公懼變色禁之不

僖三年左傳齊侯桓與蔡姬齊侯乘舟于囿蕩公囿苑也蕩搖也

可

僖十九年胡氏曰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

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

中國盟會者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強故也

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禁芻牧採樵禁止芻牧牛羊不入田不犯不樵

樹不伐嘉不采蕪不採蕪不抽屋不强丐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

位小人則退給下劇也舍不為暴主不恩賓恩患也其所舍止不為暴往來如是鄭三卿罕虎

僑游皆知棄疾將為楚昭十四年左傳楚子平王使然丹簡上

吉王以其愛人也○昭十四年左傳楚子棄疾使然丹簡上

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之兵於宗邱楚地且撫其民分與貧振救窮長孤幼養老疾收

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救災患有孤寡寬其赦罪戾詰責問姦慝舉淹滯有才德而禮

新叙舊羈旅方新者禮待之祿勳功合親九任良物事也官使屈罷簡東國兵在國都

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如然

僖五年穀梁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觀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僖二十八年胡傳

曰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成十八年左傳二

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始命百官始為施舍施恩

勞已責止逋逮鰥寡惠及振廢滯起舊匡亦救之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

節也器用時用民使民欲無犯時不縱私欲○襄四年左傳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

使能光輝君命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訊周爰諮謀周爰

如華之皇皇然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訊周爰諮謀周爰

禁令



○襄九年左傳宋災天火樂喜子罕為司城以為政為政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為備火之政使伯氏宋

夫司里里宰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小屋易徹故徹之以開火道大屋難徹就塗之以殺火勢陳舂簣掘土具縛

汲汲器備水器盆鑿之屬量輕重計人力蓄水潦積土塗巡行丈度城繕治守備行度守

恐因災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起標表之使華臣華元子具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令隧正官名也五

納郊保奔火所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華閱亦華元子代討治也右官官庀具其司使

其官向戌左師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冠司庀刑器刑書亦如之亦具其官屬如左右師使皇躬皇父充

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使西鉏吾大宰庀府守六

官之命司宮寺人皆掌徹宮二師左右二令四鄉正鄉大夫也敬享二師令四

敬用祝大宗宗人用馬于四墉城也祀盤庚殷王宋于西門用馬祭于四城以穰火城積

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之外○冬十月諸侯伐鄭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兵器歲候

糧餼乾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圍鄭虎牢故肆緩也皆過圍鄭肆赦宥軍之

後圍○襄二十二年左傳春滅武仲如晉雨過御叔魯御邑大夫武仲過之遇雨御叔在其邑將

飲酒曰馬用駘人武仲少知詩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言我但欲飲酒而無所用聖人雨行且武仲出

以聖為不知晴雨何以穆叔即叔孫豹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而傲慢武仲承命出

使之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教○襄三十年左傳鄭子皮授子

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疆廬舍

并九夫有伍使五家相保大人謂卿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而斃路之豐

卷字子張將祭將祭於家請田馬請田獵以供祭弗許曰唯君用鮮鮮野獸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為足○昭

十八年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鄭方有令政鄭有賢臣政事方美○昭二十五年左

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趙簡子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成人輸

米以供王貝王貝曰明年將納王納王於王城○昭二十六年左傳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魯貨

○昭二十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外大夫自為會左傳會

于扈令成周且謀納公也○昭二十九年左傳冬晉趙鞅趙武荀寅中行荀吳之子帥師城

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今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後而為之故言遂著范宣子所

禁令

七



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

卿大夫以序也位次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

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修唐叔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

刑鼎民在鼎矣民知爭端皆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

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晉國之亂制也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

遂作亂故日亂制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即蔡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

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成其咎易之亡也

是交易范氏速之使也其及趙氏趙孟即趙鞅與焉亦與於鑄鼎之後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非趙鞅意

不得已而從之若能修德可以免禍○定元年左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

泄臨也政夫為政衛彪偃衛大夫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以晉大夫代周大夫為政是易位以

諸侯諸侯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定八年左傳陽虎

欲去三桓孟叔季三族皆出自桓公號三桓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都邑之兵車也曰癸巳

至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定十年左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夾谷夾谷即祝其也

邱相相會儀也犁彌言于齊侯曰孔邱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齊所滅萊夷也以兵劫魯侯必得

志焉齊侯從之孔邱以公退曰士兵之令士官以兵擊萊人穀梁曰頰谷之會齊人鼓譟而起

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命司馬止之○哀二年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范氏

久居朝歌糧食不足故齊以粟輸之鄭子姚罕達子般弘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簡子誓曰范氏中

行氏反易天明反易天之明德不事其君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晉國恃鄭

以保守其國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經常其助順之德義除詬耻在

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

商遂得遂人臣隸圉免去廝役○哀三年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宮火火踰公宮桓僖

災桓公僖公廟救火者皆曰顧府顧府庫之藏言常人愛財南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至命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

出御書御書進於君者也俟于宮使待命於宮曰疋具也女而不在死言具汝所職而不在其罪死子服景伯子服

何至命宰人冢宰之屬出禮書以待命待求之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掌馬使四相從巾

也

也

也



車掌脂轄以脂膏轄百官官備國之百官各備其官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濟濡變難故慎為備

帷幕濡物於水出用為濟鬱攸也火氣從之從火氣而為之備蒙茸公屋以濡物冒覆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

次也先尊後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公車也車

之備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門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火勢傷人則止勿救有財

則可為不欲重命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富父槐

富父終至日無備而官辦者猶拾潘汁也官猶拾汁終不可得於是乎去表之橐

表表火道風所道還公宮開除道周匝公宮使火無相連○哀十一年左傳齊為鄆故十年公會吳于鄆

伐齊師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師及齊師戰于郊

齊師自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言魯師非不能踰溝也不信子之號令也請三

刻而踰之與眾三刻約信如之眾從之如樊遲言乃踰溝○左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甲戌戰

齊大敗齊帥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備○哀十三年

齊師自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言魯師非不能踰溝也不信子之號令也請三

刻而踰之與眾三刻約信如之眾從之如樊遲言乃踰溝○左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甲戌戰

齊大敗齊帥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備○哀十三年

齊師自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言魯師非不能踰溝也不信子之號令也請三

刻而踰之與眾三刻約信如之眾從之如樊遲言乃踰溝○左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甲戌戰

齊大敗齊帥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備○哀十三年

齊師自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言魯師非不能踰溝也不信子之號令也請三

刻而踰之與眾三刻約信如之眾從之如樊遲言乃踰溝○左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甲戌戰

齊大敗齊帥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備○哀十三年

齊師自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言魯師非不能踰溝也不信子之號令也請三

刻而踰之與眾三刻約信如之眾從之如樊遲言乃踰溝○左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甲戌戰

齊大敗齊帥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備○哀十三年

齊師自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言魯師非不能踰溝也不信子之號令也請三

刻而踰之與眾三刻約信如之眾從之如樊遲言乃踰溝○左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甲戌戰

齊大敗齊帥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備○哀十三年

齊師自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言魯師非不能踰溝也不信子之號令也請三

賞黜也逃歸○哀十四年左傳宋桓魋之寵害于公桓魋恃寵驕盈為景公之患害公使夫人景公母也

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未及黜先謀公司馬司馬子仲請瑞以發兵焉以命其

徒攻桓氏桓氏向魋○哀二十六年左傳三族皇靈降也聽政因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

達于君以達大尹常不告不告君也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冬十月公游于空澤

宋辛巳卒于連中館名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千人也自空桐入如沃宮大尹

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徒蒧使宣言于國曰大尹蠱惑其君而

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所弑祝襄襄祝名以載書

大尹使祝為載書六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樂門尹得樂靈不謀曰民與我

逐之乎言宋國之民與我親睦何不逐大尹皆歸授甲使狗于國曰大尹蠱惑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

者救君者也眾曰與之大尹狗曰戴氏即樂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眾

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大尹奉啓以奔楚

宣十二年左傳樂武子樂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其君無日不討也治也國人而訓之



于也曰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也曰斯民生理之艱難無日不虞禍患之至警戒恐思之心不可少有

忽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做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及其治兵也無一日不治

軍資器械而申重做戒之命曰戰勝之不可保持昔商紂恃其百戰百克之威其後武王滅之卒殄其祀訓之以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算路

柴車籃纒敝衣以啟山林言此二君勤儉以啟土○昭四年左傳楚子以諸侯伐吳執齊慶封而盡

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楚假大義為齊討慶封故盡滅慶氏之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取者可以戮

人慶封唯逆命謂性不恭順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而從戮播揚揚也於諸侯焉用之將戮

慶封而自播揚其惡於諸侯安用如此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慶封自負斧鉞以徇告於諸侯使以為戒使言曰

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弑君罪責之襄二十五年盟于大宮曰不與

者崔慶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世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

殺之穀梁曰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

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盛笑皆

笑○昭二十七左傳卻宛楚左直而和以直事君以和接類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官名與

其無極比而惡之惡卻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諸卻宛焉遂令攻卻氏且焚燒之

國人弗藝國人知其宛不肯燒其家令曰不藝卻氏與之同臯或取一編管也焉或取一秉把也

也焉國人投之投而棄之遂弗藝也○定三年左傳蔡昭侯為兩佩佩玉也與兩裘以如楚

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

唐成公唐惠侯之後如楚有兩肅爽駢馬名焉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

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

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故明日禮不畢遣蔡侯將死將死將坐

罪○定六年左傳吳大子終纍闔廬子夫差兄敗楚舟師水戰獲潘子臣小惟子二子楚舟師之帥及

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昭王兄公又以陵師陸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

今可為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郢改郢為郢故而改紀其政改其政而新之以

定楚國傳言楚賴子西以安○襄二十九年左傳春王正月公在楚楚人使公親祿諸侯有遣使謂祿之

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昭十三年左傳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



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遠氏許圍蔡消蔓成然之徒以入楚時靈王在乾谿故乘虛以入楚公子

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

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光歸國者各安其所後者劓後歸者坐以載鼻之刑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

訾梁而衆散○哀十三年左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杜註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

故史承而書之

### 賦役

### 書法

譏重斂成元年譏始邱使也成元年作為也成元年邱作甲非正也成元年作者

不宜作也成元年直書示改法重賦哀十二年不書初哀十二年譏始用田賦哀十二年

用者不宜用也哀十二年初者何始也宣十五年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宣十五年稅畝者

何履畝而稅也宣十五年舊法亡謂之作哀十一年三軍者何三卿也哀十一年志三家

分公室之始襄十一年舍中軍善辭也昭五年不言中軍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昭五年

舍中軍貴復正也昭五年書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昭五年

### 事類

### 經

宣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

也非取民之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分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百姓足君孰與不公羊

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

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

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穀作矣什一而行穀梁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借民力治公田而不稅民

也之私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

不善則非責吏田峻也吏急民使不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

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何休曰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公田故公家履踐案行擇其穀最好者稅取之故曰履畝徐邈曰除去公田之外



又稅私田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為居八家共居井竈葱韭盡取焉胡氏曰

孟子曰畊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畊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

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為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

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

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

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

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印

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

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成元年三月作印甲禮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

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印

六之譏重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左傳為齊難故作印甲楚師不出故懼而作印甲公羊曰何以書譏譏

始印使也四井為邑四邑為邱甲鎡穀梁曰作為也印為甲也使一邱之民印甲國

之事也印作甲非正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

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印作甲非正也胡氏曰作印甲

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

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印甲益兵備敵重困農

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

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印所

出十有八人積四印而具一乘耳今作印甲者即印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

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

草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

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

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印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襄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

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左氏曰季武子季孫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

軍此志三家分公室之始宿二軍皆屬於公有事賦役



二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曰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賦稅其軍三家各征也其軍之家

屬穆子曰政將及于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武子固請之

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閔僖官詛以禍福之門言相要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

名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三分國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

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不入者倍征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

病欲駢使入已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

取其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其父兄歸公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

公羊曰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作三軍為軍置三卿官也

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氏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為治襄公委任疆臣國家內亂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

三制故昭五年公羊曰曷為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此解襄十一年作三軍意作時益中軍不言中

軍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穀梁作為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大國三軍次國

二軍小國一軍魯有胡氏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

侯封于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

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

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

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復于甸甲散于邱卒還于邑將皆公

家之臣兵皆公家之眾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勿弱季氏益張廢公室

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

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襄二十九年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

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昭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至是舍之舍中軍從祀先公皆善辭也非國史無以知舍中軍為季氏專魯從祀先公為

陽虎專季氏也左傳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毀中軍于

定八年從祀先公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家各有季氏盡征之無所入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

軍家屬

於公

之半歸公



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擇取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

隨時獻公而已以書使杜洩叔孫氏宰也告于殯告叔孫之柩四年叔孫豹卒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

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擲也

受季孫之書而投棄之不以告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誣公羊曰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為不言三

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此解襄十一年作三軍意作時益中軍不言中軍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此据上作三軍不言中則益三

之中舍三之穀梁曰貴復正也魯次國舊二軍襄十一年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胡氏曰三軍作舍皆自三

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

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

南荆叛昭十年陽虎專季斯囚定五年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

以著其罪也昭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胡氏曰前已舍中軍矣曷為

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

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眾為已私耳

以為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

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哀十二年春

用田賦杜註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林註以邱賦一乘為未足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也春秋之季魯亦行之也是故作邱公羊曰何以書譏譏始用田賦也田謂

州兵是也春秋之季魯亦行之也是故作邱甲用田賦不書初○僖十五年晉作州兵之田賦者歛取其財也言用田賦古者一邱

者若今漢家歛民錢以田為率矣穀梁曰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之田方十

六井一百四十四夫軍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乃分別其田及家財各令出此賦則一邱之田出馬二匹牛六頭故曰用田賦言非所宜用也謂之田

賦者古者但賦其家財今又計田貢故曰田賦也胡氏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

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

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

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

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



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  
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  
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傳

莊十四年胡氏曰齊自管仲得政滅譚莊十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

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

能與之爭也○閔元年左傳晉侯作二軍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晉本

年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大國自曲沃武公覆滅宗國魯莊公十六

侯遂從小國之制今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僖十五年左氏曰秦

伯伐晉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瑩瑩康公

母弟與女簡璧瑩引姊妹登臺而履新焉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

通○穆姬為惠公告罪登臺履新宜也故登臺而薦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

而帥子女以同登臺蓋暗用刳制之術免衰紆遭喪之服令且告將以行人服此服迎秦伯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晉大夫告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且召之子金呂名飴甥字子金

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呂甥召使且告之曰孤雖

歸辱社稷矣其卜貳代圍惠公大子懷公也也眾皆哭哀君不還國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

之於所賞之衆爰易也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言惠公處喪人

至厚也國人將何以圖吾君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我征

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諸侯聞我征

惠公復有子圉人心和親國勢強盛使諸侯與我為好者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

有所勸勉與我相惡者有所畏懼庶有利益於我國家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

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十一月晉侯歸於是秦始征也晉河東置官司焉秦置

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閔元年晉獻公作二○僖二十七年左傳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

固如晉告急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僖二十八年左傳晉

侯作三行以禦狄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

左行三行無佐○僖三十一年左傳晉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三

下新趙衰為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今始從原○文元年左傳秋晉侯



疆戚田晉取衛田正其疆界。○文四年左傳曹伯如晉會正杜註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文

之業而諸侯服從○文六年左傳春晉蒐于夷晉地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

卒故蒐以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趙衰子佐之陽處父至自温往年聘衛過温今始至改蒐于董

易中軍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嘗為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

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文十一年左傳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在春秋前司徒皇父

戴公帥師禦之邠班御皇父充石皇父名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

邱宋地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邠班獨受賞宋公於是以門賞邠班門

門使食其征稅謂之邠門以門賞邠班故以班之姓名其門○宣二年左傳晉靈公不君失君道也厚斂

以彫牆厚重也重賦斂於民以彫畫牆壁○宣六年秋八月螽胡氏曰傳謂螽為穀災虐取於民之

效也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

自此始矣○成三年左傳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為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韓厥趙括鞅

韓穿荀躒趙旃皆為卿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鞅朔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躒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為六軍○

成四年左傳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亦許地鄭伯伐許

取鉏任泠敦之田○成十八年左傳晉悼公即位子朝始命百官始為政施舍已責施恩

惠舍勞役逮鰥寡惠及微振廢滯起舊德匡亦救也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寬也罪戾

節也器用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以奪農時○襄四年左傳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少之

政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顯史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為之言晉侯不許孟獻子

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言以魯國之密邇於齊楚仇讐之國而願堅固一心以事晉君無失

晉官徵發之命鄆無賦於司馬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不共也而為

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借鄆以自助晉侯許之○襄八年左傳子展子罕子曰晉君方明

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無闕八卿軍有二卿和睦○襄二十二左傳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

魯御邑大夫御叔在其邑武仲過之遇雨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

何以聖為言我但欲飲酒而已無所用聖人且武仲穆叔即叔孫豹聞之曰不可使也而

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而慢武仲承命出使之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為晉傳言穆叔能用教○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賦役



襄二十五年左傳趙文子趙武為政代范今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重禮待諸侯○昭三年

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復以女繼少姜既成昏許昏晏子受禮受實享之禮叔

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不知其他齊其為陳

氏矣唯知齊將為陳氏公棄其民棄民不恤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此四等量之名四升為豆

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

斗陳氏三量豆區釜三等之量皆登一焉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鍾乃大

矣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也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

海山木往賣於市價如在山不加貴海之雜利往賣於市價如在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齊國之民三分其力

役之所得其二分入於公而共衣食其一分言公重賦歛公聚朽蠹而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凍餒不見國之諸市

屨賤踊別足者屨貴言別民人痛疾而或煨燠痛念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

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四人之後周大始封陳之祖

姬其已在齊矣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昭四年左傳鄭子產作邱賦邱

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國人謗也之曰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為尉氏所殺襄十年

已為蠶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如蜂蠶之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鄭大夫以告子產曰何害苟

利社稷死生以也用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法也故能有濟也欲為善者不改其所守之法度故能有成

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民心不可使之逞快法度不可使之改變詩逸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子產自以為權

制濟國於禮義無愆吾不遷移也矣渾罕子曰國氏子產以父字為氏也其先亡乎言其歛怨於民先亡君子作法於

涼薄也其敝猶貪言君子作法什一取民歛其薄其流敝猶至於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昭十三

年左傳同盟于平邱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

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位也列尊貢重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謂

子畿內共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

為請諸侯靖息也兵好以為事行理使人通聘問者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法制小國有關所

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貢賦法輕則小國存

貢賦法重則小國亡在今日立法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昭二十年左傳齊侯疥當作痲字之誤

亡在今日立法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昭二十年左傳齊侯疥當作痲字之誤

亡在今日立法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昭二十年左傳齊侯疥當作痲字之誤

亡在今日立法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昭二十年左傳齊侯疥當作痲字之誤



也遂疴瘡疾因痰變為瘡疾也期而不瘳梁邱據與裔款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是祝史之罪也是

祝大史不能薦美以祈鬼神之祐也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公說告

晏子晏子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

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侯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

政偏介也之關暴征其私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後又為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世位者强易

其賄布常無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去內寵之妾肆放奪于

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嬖寵臣妾縱其私欲長養求覓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

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祝史禱祝若有所益夫婦詛祝亦有所損聊攝齊西界也聊城

以東姑姑尤水齊水東界也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萬萬曰億兆曰兆人之

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毀偏介之關去禁去山澤之禁薄斂

已責除逋責○昭二十六年左傳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齊君之正寢也公歎曰美哉室其誰

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

陳氏乎必陳氏代齊而有之也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十

為鍾此公量也若陳氏私量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鍾乃大矣詳二年傳註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

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小雅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說

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不先亡則國其國也已

則齊國必為陳氏之所有○昭二十九年左傳晉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

一鼓鐵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為之故言遂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昭

三十二年左傳士彌牟即士景伯營成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計丈數計

當城之丈數也揣高卑度高曰揣揣版幹高卑之宜度厚薄度量本末度深淺度深曰溝洫洫深物相土方

議遠邇相取土之方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材用知費幾財用書餼糧知用幾糧食

以令役於諸侯號令於諸侯使供其役屬役賦丈屬所當役之數賦所當城丈尺書以授帥帥諸侯而效致諸

劉子韓簡子韓不臨之以為成命臨履其事以命諸侯○哀二年左傳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

范氏龍稅焉為范氏收周人稅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趙氏之衆得龍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



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哀十一年左傳齊為郟故在前國書高無平討師伐

我及清公叔務人昭公為見保者守城者而泣曰事克孫後政重賦稅上不能謀士不

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師及齊師戰于郊公為與其

嬖僮汪錡乘皆死○左傳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封內之田以嫁

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鍾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

僖二十八年左傳宋人使門尹般夫如晉師告急楚人猶未解楚子入居于申申在

內故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今使撤圍而去子玉使伯棼子越椒也

請戰請戰于楚成王求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由塞讒慝若為賈之言謂子玉

之口王怒楚成王怒其不肯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楚有左右廣又大子與若敖武

王之祖父若敖之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實從之楚子還申遣此兵○成二年

左傳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楚侵魯及陽橋故以

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

而後可詩大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文王以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等乎文王之

衆士為安况吾儕輩去文且先君莊王屬之曰楚莊王臨終屬無德以及遠方

王甚遠可不恃衆以安乎託羣臣之辭無德以及遠方言君

德以服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閩民已責棄逋逮鰥施及

救乏赦罪悉師悉起王卒盡行○昭十二年左傳王曰楚靈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

皆千乘○昭十四年左傳楚子平使然丹簡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之兵於宗邱

楚地且撫其民分也與貧振也救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單身民也收救災患宥孤寡寬

賦赦罪戾詰責問也姦慝舉淹滯有才德而禮新羈旅方新敘舊勲故有舊祿勲功合

親九任良物也事官使屈罷簡東國兵在國都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如然○定四年左

傳林註自闔廬立始為三軍以肄楚○哀七年左傳秋伐邾公伐邾茅夷鴻邾大以

東帛乘韋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曰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邾

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為私以私奉貳以私屬而奉敵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哀九年

左傳秋吳城邾溝通江淮於邾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

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邾江是



工作

書法

不言城未遷僖二年經杜註以魯辭書之僖二年經林註不言城滅也僖二年公羊傳不言城之不與諸侯專

封也僖二年公羊傳國而曰城僖二年穀梁傳邑曰城封也僖二年穀梁傳其言城之者專辭也僖二年穀梁傳不書

所會後也僖二年左傳略而不書略小惠存大節僖二年胡傳再書城詞繁而不殺僖元年二年胡傳

事復言師僖元年公羊傳不言遂若更別來城僖元年穀梁傳註一事而再列不可言諸侯師故僖元年經

杜書不時告也定十五年左傳何以書去國築臺厲民以自樂也莊三十一胡傳譏臨民之所激浣

也莊三十一公羊傳譏遠也莊三十一公羊傳譏臨國也莊三十一公羊傳謹而志之莊三十一穀梁傳惡內也莊三十一

年穀刺奢莊三十一年經註屋壞書不共也文十三左傳譏久不脩也文十三公羊傳極稱之志不敬也

極稱言屋壞不復依違其文也文十三穀梁傳非霸王而立武宮故譏之成六年左傳註立者不宜立也成六年公羊傳非

例所譏襄十五年經註其廟已毀而立其宮書以譏之定元年經杜註邑曰築都曰城莊二十八左傳他築

非例莊二十八左傳註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園則書築莊二十八胡傳邑而書築

者創作邑也莊二十八胡傳其志不必為也莊二十八胡傳言新者更造之辭莊二十九經註修舊書

譏莊二十九公羊傳言新有故也莊二十九穀梁傳書不時也莊二十九左傳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

更造之文僖二十年經杜註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僖二十年左傳註惡奢泰僖二十年公羊傳註作

為也僖二十年穀梁傳非作也僖二十年穀梁傳言作者創始也僖二十年胡傳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

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僖二十年胡傳不曰京師而曰成周以見

周與列國等耳昭三十二年經林註書城是非常也昭三十二年經林註不書其人有闕也僖十四年左傳不序諸

侯散辭也僖十四年經林註總曰諸侯君臣之辭僖十四年左傳社註但曰諸侯者不係之伯者之辭也

僖十四年經林註其曰諸侯散辭也僖十四年穀梁傳沒諸侯而不書僖十四年胡傳書諸侯而不序僖十四年胡傳

不書諸侯正王法也僖十四年胡傳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莊三十二年經註為天下城之也皆非

一國之辭也襄十年經林註若言中國焉襄十年穀梁傳其言城之何取之也襄十年公羊傳為中國諱也襄

年公言遂歸惡乎大夫也襄二年公羊傳責不能不有也襄二年胡傳據事直書而義自見襄七年胡傳考



猶入室也

隱五年公羊傳

考成也

隱五年公羊傳

孫而修之非也

隱五年穀梁傳

考者始成而祀也

隱五年胡傳

因其考宮而正名之

隱五年胡傳

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隱五年胡傳

以重書也

稍補完至令大崩壞然後發衆城之猥若百姓空虛國家與始城無異

隱七年公羊傳凡書城者完舊也

胡傳浚之者何深之

也

莊九年公羊傳

著力不足也

以凶年造邑

莊二十八年公羊傳

譏築于外非禮也

莊元年公羊傳

一書再書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

莊元年胡傳

書時也

莊二十九年左傳

毀壞之也

文十六年經

毀何以書譏

文十六年公羊傳

其言新作之何修

大也

定二年公羊傳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

定二年胡傳

刻桷非禮

莊二十四年左傳

并非丹楹

莊二十四年左傳

斥言以惡

莊二十四年穀梁傳

詳書斥言

莊二十四年胡傳

稱帥師言有難也

文十二年穀梁傳

凡城

之志皆譏也

隱七年穀梁傳

築不志其志非正也

成十八年穀梁傳

譏有圍又為

成十八年公羊傳

於僭君必

書者必正之意也

定二年胡傳

譏其後也

文二年穀梁傳

不待貶絕而可見

襄二十九年胡傳

城非春秋所

貴

成九年胡傳

矜其盛而稱師

隱五年胡傳

遂經事也

文七年穀梁傳

事類

經

隱五年考仲子之宮

杜註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故以為夫人諸侯無二適蓋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也婦人無謚因

姓以名宮林註仲子桓母也隱將讓桓故以桓母為夫人諸侯無二適既以孟子為夫人故為仲子別立廟

公羊曰考宮者何考猶入室

也始祭仲子也

考成也成仲子之宗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猶生人入宮室必有飲食之事

穀梁曰考者何也考者成之

也成之為夫人也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

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公當奉宗廟

故不得自主也

於子祭於孫止

子祭孫止貴賤之序也

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也

曰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

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

祀之非禮也故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

之實辨矣桓公篡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歿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

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歿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莊

二十三年秋丹桓宮

桓公廟也楹柱

公羊曰何以書譏丹桓宮楹非禮也穀梁曰禮天子



諸侯黜也黑也 亞白壁也 大夫蒼士黈黃色 丹楹非禮也○莊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也鏤也 桓

宮楠椽也將逆夫 左傳刻其楠皆非禮也并非丹楹故言皆 御孫魯大夫 諫曰臣聞之儉德之

共也司馬公訓儉文引此言儉者上下共行之德而後漢翟輔疏亦引此作恭 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以不丹楹刻楹為共 而君

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公羊曰何以書譏刻桓宮楠非禮也穀梁曰禮天子之楠方

楠圓 斲之礲之以細石磨之 焉諸侯之楠斲之礲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楠非正

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謂娶 與非正謂刻楠 而加之於宗廟本非宗廟之宜故曰加 以

飾夫人為夫人飾也 非正也刻桓宮楠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禍宮不忍斥之謂之新宮不言新宮

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殺於齊而飾其宗廟以榮讎國之女惡莊不于胡氏曰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楠為盛飾

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楠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

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

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

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為後鑒也○文二年春王二月

作僖公主主者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 左傳書不時也過葬十月故曰不時 僖

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公羊曰作僖公主者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

練土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欲久喪而後不能也作練主

月文公欲喪三十六月十九月穀梁曰作為也為僖公主也立主喪主於虞 禮平旦

作練主又不能故以五月也中反而祭謂之虞 吉主於練期而小 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薨已十七月故譏後也 作主壞廟有時日於

練焉壞廟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 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易檐改塗者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也 胡

氏曰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

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

也以為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掩所以謹之也○文十三年大室大廟屋壞

左傳書不共也簡漫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臣子不共 公羊曰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

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

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



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主然則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

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周公德至重功至大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起

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爾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牲殷牲也不致與文武同也魯公用騂牝赤春周牲也從

周制以脊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盛案盛也在器曰盛周公盛新穀也謂新穀滿

其魯公燾冒也故上以新也謂下故上新羣公廩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耳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

不修也穀梁曰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也周公

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耳禮宗廟

之事君親割割牲夫人親春春菜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

敬也極稱言屋壞不復依違其文也胡氏曰書世室屋壞譏久不修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

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

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其戒切矣○文十六年毀泉臺臺名毀壞之也左傳有蛇

自泉宮即泉臺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自伯禽至僖公十七君此蛇妖數亦十七也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

泉臺魯人以為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公羊曰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為

郎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

勿居而已矣穀梁曰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為多失道矣自古為之今毀之不

如勿處而已矣胡氏曰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繫也雖勿居

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

謹也故書○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魯人自肇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左傳

二月季文子以肇之功成二二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立武

宮非禮也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已所堪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王而立武宮故譏之聽於

人以救其難言請人救勝非已功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

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胡氏曰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

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

皇考廟皆有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則



祭無禱乃止去墀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

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定元年立煬宮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

其宮書以譏之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昭公死於外故立其宮公羊曰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胡氏曰

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於外左傳築王姬之

館于外為外禮也齊疆魯弱又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讐齊然喪制未闕故異其禮得禮之變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築

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以言外知有築內之道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魯本自得讐為解無為受命而外

之故曰非禮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為必為之改築於路

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女公之子也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穀梁曰築

禮也于外城外也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朝之外門出於廟則已尊於

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主王姬者當設几筵於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

變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胡氏曰魯於王

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于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於外者穀梁子以為仇

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

于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公

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于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

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于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為之築館于外下未失

居喪之禮奚為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方居苦塊此禮之大變

也而為之主昏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

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

○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刺奢且非土功之時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

無垢加功口漱去垢曰浣齊人語也譏者為瀆下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防泄漫之漸也胡氏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



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夏築臺于薛魯地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秋築臺于秦魯地公羊曰何以書

譏何譏爾臨國也社稷宗廟朝廷皆為國皆不當臨臨社稷宗廟則不敬臨朝廷則泄慢穀梁曰不正罷民三時虞山

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

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壯伐山戎為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

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譏公依倚齊桓而與桓行異○成十八年八月築鹿

囿築墻為鹿苑左傳築鹿囿書不時也非土功時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穀

梁曰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昭九年冬

築郎囿苑也築苑於郎也左傳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大雅曰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眾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為之焉用速成其以勦勞民也無囿

猶可無民其可乎○定十三年夏築蛇淵囿書不時也

莊九年冬浚洙洙水浚洙深之為齊備公羊曰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

也曷為畏齊也辭殺子糾也時魯新見魯受齊浚之微弱耻甚故諱使若辭不肯殺子糾而齊自取殺之畏齊怒為備穀梁曰浚

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畏齊難故胡氏曰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

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况洙乎書浚洙見

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莊二十八年冬築郿魯下邑傳例曰邑曰築左傳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

曰邑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言凡邑則他築非例邑曰築都曰城公羊曰冬築微大無

麥禾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穀梁曰山

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典禽獸之官之非正也古規固而築之又置官司以守之是不與民同利也胡氏曰

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

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莊公惟宮室

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

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為國○莊二十九年春新



延廐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左傳春新作延廐繼無作字蓋闕書不時也治廐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修之今以春作故

曰不凡馬日中春秋分也而出春分百草始繁則牧於坳野故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馬遷廐故日中而入

公羊曰新延廐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穀梁曰延廐者法廐也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制六閑馬四種每廐一閑言法廐者六閑之舊制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

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

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胡氏曰言新者有故也何

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

秦拔宜陽今年旱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大無麥禾

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

也木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左傳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失

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功之凡啟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墻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

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惡奢泰不奉穀

梁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責其改南門者法門也南門者法門也南面而治法令之所出入

故曰法門胡氏曰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臯

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

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

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矣

奚斯董其後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

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定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

兩觀公羊曰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也勉也乎公室

也穀梁曰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謂更廣大之其以尊者親之何

也據當諱而以雉門親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於美猶可者謂上災惡故尊雉門推災而遠之今新作美好之事雖不正

可以親胡氏曰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臯

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



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隱七年夏城中邱魯邑此書城之始也左傳夏城中邱書不時也夏非城築之時妨農事也公羊曰中邱

者何內之邑也城中邱何以書以重書也以功重故書也不稍稍補完至令大崩壞然後發衆城之猥苦百姓空虛國家與始

城無異穀梁曰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保民以德不以城也如民衆而城小輒益城是

無極矣凡城之志皆譏也胡氏曰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民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

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邱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隱九年夏城郎左氏曰夏城郎書不時也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水營室星也小雪十月中氣昏見正中今書夏故曰不時

胡氏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郈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制

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邱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址揣厚薄仞溝

洫具餼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為之可也况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桓五年夏城祝邱齊鄭將嚴紀故○桓十六年冬城向

左傳書時也凡土功水昏正而栽今已冬水星將正故曰書時○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傳例曰書時也諸非備

難而興作傳皆重云左傳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謂今九月以釋之他皆放此

一月龍星角亢晨戒事也戒民以火見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而致用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謂今

見東方三務始畢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穀梁曰可城也以大及小也冬可用

農後耳不謂作城無譏○莊三十二年春城小穀齊管仲私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左傳春

春火至尋頁定

春火至尋頁定

春火至尋頁定

春火至尋頁定

春火至尋頁定

春火至尋頁定



城小穀為管仲也

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

○文七年三月甲戌取須句

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

邾復遂城郛

魯邑因伐邾師以城郛備邾難

穀梁曰遂繼事也○文十二年十有二月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師城諸及鄆

鄆莒魯所爭者員即鄆也以其遠偏外國故帥師城之

左傳城諸及鄆書時也

得城築之時

公羊曰季

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運穀梁曰稱帥師言有難也○宣八年冬十月城平陽左傳城

平陽書時也○成四年冬城鄆

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

公羊曰冬城運○成九年城中城

魯邑也此

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左傳城中城書時也穀梁曰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中城者郛之內

而宮之外也

胡氏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

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苟有今

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做守益微矣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

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

郭溝池之足恃乎○襄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舊鄭邑今屬晉

左傳會于戚

秋七月謀鄭故也鄭人叛晉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

元年孟獻

子與齊崔杼次于鄭崔杼有不

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

三國齊之屬

寡君之憂不唯

鄭言復憂

營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

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

得請而告

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

虎牢

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

將伐齊

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

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

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

即崔杼

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

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

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如孟獻子之謀

公羊曰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

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為

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穀梁曰若言中國

猶國

焉內鄭也

不繫虎牢于鄭者如中國之邑也所以如國中之邑者鄭服罪故內之

胡氏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

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

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



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六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

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啟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

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

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為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

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邪襄十年經林註不繫之鄭者為天下城之也皆非一國之辭也○襄七年夏四月城費

季氏邑南遺假事難而城左傳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叔仲惠伯之孫為隧正隧正主欲

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李氏所以強

胡氏曰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

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

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

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前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

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襄十三年冬城防滅氏邑左傳冬城防書事時也

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為時於是將早城滅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得城築之禮○襄十五年夏季孫

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備齊故夏城非例所譏左傳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霸王於是故敢伐魯

乎城成郛郭也於是魯城成郛以備齊○襄十九年冬城西郭魯西郭左傳城西郭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

又鑄其器為鐘故懼○城武城左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陸穆叔歸曰齊猶未也言齊猶未服於晉不可

以不懼不可以不乃城武城○襄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

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晉平公故治母杞女

杞治理其地修其城六月知悼子即晉荀盈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即仲孫羯會之鄭子大叔

即游吉大叔與伯石即公孫段牲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衛大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

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諸姬也之闕而夏肆夏肆杞也是屏城其棄

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晉姬姓也棄我諸姬所厚者薄其誰望晉而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

異是謂離德詩小曰協比其鄰昏姻孔甚云猶旋旋歸之言王者和晉不鄰矣其



誰云之晉不恤鄰近之親穀梁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

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諸侯恤災

諸侯微弱政由大夫大夫能同恤災危故曰變之正胡氏曰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後有父族而後及

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

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

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

杞之後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

仲幾衛世叔申世叔儀孫也鄭國參子產之子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諸侯有事于京師皆

不書僖十三年十六年成周不書襄二十四年城周不書以是為常事也書城成周

則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是役也晉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

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其不曰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皆周大夫如晉

請城成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使我兄弟謂

朝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謂晉侯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謂二十三年二師圍郊至

丁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于今余一人無日忘之念諸侯勞閱閱焉如農夫之望歲

懼以待時王憂亂常閱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饑冀望來歲之將熟伯父若肆展放也大惠復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之

業弛猶解也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以固其主也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

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今我欲徼

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螫賊喻災害遠屏晉之力也其委

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名也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功也之

先王之靈以為大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云欲罷戍而成雖有後事築城

之後或有他變異之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

獻子曰善使伯音韓不信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犇告于諸侯遲速衰差序也於

是焉在在周所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尋平且

令城成周已丑士彌牟即士景伯營成周計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也揣高卑度高曰揣揣版度厚

薄度量本末厚薄之制曰曰溝洫淺之準物相土方議遠邇相取土之方量事期知事幾



計徒庸知用幾慮材用知費幾書餼糧知用幾以令役於諸侯號令於諸侯屬役屬所

當後賦賦所當書以授帥帥諸侯而效致也諸劉子韓簡子即韓臨之以為成命臨

其事以穀梁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

城之此變之正也胡氏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

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定元年左傳春王正

月孟懿子會城成周不書公庚寅裁裁設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即小邾吾後也

欲使三國代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使不得自以我適楚以我服事故我

宋受功役也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在僖二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復舊職之若

從宋共舊職以亦唯命惟晉所仲幾曰踐土固然固曰從舊薛宰曰薛之皇也大祖

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為夏禹掌奚仲遷于邳下邳仲虺奚仲居薛以為湯左相若

復舊職將承奉王官當如奚仲仲虺何故以後諸侯何故舍天子從仲幾曰三代各

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上景曰晉之從政者新

言范獻子新為子謂仲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仲幾曰縱子謂士忘之山川鬼

神盟所告其志諸乎士伯即士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典籍故事宋徵於鬼取證於

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開寵過分則納受

此言今仲幾侮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不可故城三

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先是昭二十七年晉籍秦致齊高張後不從諸侯後期不及

晉女叔寬女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長叔違天天既厭周德襄弘欲遷高子

違人諸侯相帥以崇天子而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定六年冬

城中城公為晉侵鄭穀梁曰城中城者三家張也張侈或曰非外民也中城○定十

四年城莒父及霄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定十五年冬城漆邾庶其邑○定十

漆閭邱左傳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哀三年五月季

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公羊曰季孫斯叔州仇帥

師城開陽○哀四年夏城西郭魯西郭○哀五年春城毗備晉公羊曰城北○哀



六年春城邾瑕備晉也公羊曰城邾婁葭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齊師宋師曹師伯次于聶北救邢左傳邢遷于夷

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杜註侯伯州長也林註攘夷狄以禦外患分穀帛以別天災修文告

以討有罪此侯伯之禮也公羊曰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

一事也穀梁曰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經不言遂重列三國之師若更別來城不因前事故云改事然美齊侯

之功也胡氏曰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

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滑夏天子不能正至於

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

權僖二年胡傳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已

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惡也僖

十四年胡傳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

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是故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美春秋之法明其

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貴王賤霸善稱桓文以正待人

之體也隱五年胡氏曰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僖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以魯辭書之不以封衛累齊桓公也以為天下之公義也觀木瓜以美齊定中以美衛則春秋

書楚邱以善辭居然可見矣左氏曰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君死國滅不書所會不書所會後也

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諱不及期故以獨城為文公羊曰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言是時衛國已滅故不得言城衛

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

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

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

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穀梁曰楚邱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

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

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



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閔二年狄入衛遂滅之存衛是桓之仁故通令城楚邱義不可以專封故不言遷衛

胡氏曰不

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

則民有所勸矣城楚邱畧而不書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領司几筵設黼展內

史作策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

閔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邱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邱

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

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畧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僖

十四年胡氏曰城楚邱則沒諸侯而不書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桓公使公

子無虧成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

秋責之尤重曰城楚邱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邱為大春秋之

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深沒楚邱之迹貴王賤霸蓋稱桓文以

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

襄十年經林註為天子城之也是故楚邱不繫

之衛皆非一國之辭也

○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杜註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於緣陵林註不序諸侯散辭也是故但曰諸侯者不係

之伯者之辭也

左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杜註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惠不終也總曰諸

侯君臣之辭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公羊曰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為

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

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

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

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

之則救之可也穀梁曰其曰諸侯散辭也

直曰諸侯無小大之序非伯者所制故曰散辭

聚而曰散何也諸

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胡氏曰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何也淮夷病杞諸侯會

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春秋之法明

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貴王賤霸蓋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



則知曾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襄十年經林註為天下城之也綠陵不繫之杞皆非一國之辭也

傳

隱元年左傳夏四月費伯魯大帥師城郎魯邑不書非公命也君舉必書今不書城郎以知其非君命故也

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書于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倣此○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皆與作大事各舉以備文以見大夫專擅之端

○莊三十二年左傳初公築臺臨黨氏黨氏魯大夫築臺不書不告廟

○成元年左傳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令魯國之人修賦車馬治完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

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晉楚二國爭為盟主齊既黨楚必來伐魯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

共我也雖晉為魯伐齊楚必以結好之故而救齊是齊楚共伐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解也乃可解於難○襄十

九年左傳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襄十八年齊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作林鍾林鍾律名鑄鐘聲應林鍾因為名而

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

有功則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今林鍾銘功若從稱伐之例則三等之中此為最下計功則借人

也若欲計其功勞則借晉之力非已功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

常器謂鐘鼎為宗也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昭已之明德而懲戒他人之無禮今將

昔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為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

道也昭明其所獲之兵器以取怒大國是乃危亡之道為城西郭武城傳○襄三十一年左傳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

之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為疑之君欲楚也夫襄公欲從楚故作

其宮故好楚而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昭四年左傳叔

孫為孟鐘叔孫為其子孟丙鑄鐘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初穆子去叔孫氏適齊娶曰爾未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

相接也饗大夫以落之以綴猪血也○昭二十三年左傳叔孫婣如晉晉人執之叔孫所

館者雖一日必葺補治也其牆屋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昭二十五年公羊曰昭

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禮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天子之禮也○哀三年桓宮

僖宮災公羊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哀十五

年左傳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備○莊二十一年左傳王惠巡虢守巡守於虢國也天子省方謂之巡守虢公為王宮于玆地○莊二十五



年左傳晉士為晉大夫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莊二十四年士為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游氏之二子亦桓莊之

族乃城聚邑而處之乃城聚邑而處羣公子外示優寵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卒如士為之計莊二十三年左傳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為曰去富子則富子二族之富强者○莊二十六年左傳春晉士為為大司

空卿官賞去夏士為城絳晉所以深其宮以深公宮備豫也記是年晉始都絳○閔元年左傳晉

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為大子城曲沃先是莊公二十八年使大子君曲沃蓋未修城至是始為

之增築士為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卿始有軍行今大子將下軍故曰位以卿先為之極又

焉得立先為大子之極處又安得復立為後蓋天下事未極則有增已極則無以復加此必然之理穀梁僖十年傳曰晉獻公歲

號得麗姬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

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

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閔二年公

羊曰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設設時勢然曾不興師徒

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齊大夫高侯也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

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僖五年左傳初晉侯使士為為二公子築蒲與屈為重耳築蒲為夷吾築屈事並在莊十六年不慎不謹

寘薪焉寘薪於土雜而築之不堅實夷吾訴之公使讓讓之士為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

憂必讐猶對也焉無戎而城讐必保保而焉寇讐之保又何慎焉言獻公今無戎而築二城終為寇讐之所

保守又何必謹言若不堅築則守官而廢守官廢命不敬君之命恐負不敬之罪固讐之保不忠若固築則慎為之堅築哉

而固其保守恐若失忠敬二者何以盡事君之道失忠與敬何以事君此言士為所以築城而不敢堅固詩大雅云懷德

負不忠之罪言城不如惟寧宗子惟城懷德以安則宗子之固若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言城不如三年將尋

用師焉焉用慎三年之後君將用師于蒲屈焉蓋當時驪姬欲殺二公子之謀已露退而賦士為自作曰狐裘以狐腰者之龍茸亂貌言貴者之多一國三公蒲屈大都耦國故獻公與二子鼎立為三公吾誰適從言城不堅則為公

堅之則為固不忠無○陳轅宣仲轅濤怨鄭申侯鄭大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

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四年齊桓公以虎牢賜鄭申侯故濤塗勸申侯城其所賜之邑城虎牢而美設樓櫓之備可

以存莫大之名傳之子孫不忘其功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

之



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言申侯城其賜邑美設樓櫓將負固保險以叛○僖六

年左傳夏諸侯伐鄭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新密而經言新密者鄭以非時與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

僖十二年左傳春諸侯城衛楚邱衛國之郭也懼狄難也知猶將侵衛故先完其城郭以備之○僖十

六年左傳十二月會于淮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謀鄭鄭為淮夷所病故且東畧也畧巡行也

城鄆後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後人遇厲氣不堪久駐故作妖言○僖十八年

左傳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霸故楚子賜之金銅鐵之屬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

故以鑄三鐘古者以銅為兵傳言楚無霸者遠畧○僖十九年左傳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亟城其邑

而無民以民罷而弗堪民罷而弗堪民人罷勞而弗堪其工役則曰某寇將至則誑其民曰某寇之寇盜將至乃溝塹公宮蓋地環城

昭二十三年左傳沈尹戌曰楚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僖

二十八年左傳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甲午至于衡雍鄭地作王宮于踐土襄王聞晉戰勝自杜勞之故為作宮○宣二年左傳宋城華元

將主華元為築城之將主也巡功巡行察見功役之事城者謳曰睥目其目瞞大腹其腹棄甲謂亡師而復于思

于思多鬚之貌棄甲復來鄭公子歸生伐宋宋師敗績因華元華元逃歸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言牛有皮可用為甲

犀兕尚多犀兕之皮尚多皆可棄甲則那猶何也棄役人曰從其有皮縱使有皮可以為甲

丹漆若何何如丹而漆之使益堅固勿棄之若何華元曰去之夫言此役夫其口眾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眾○

晉寧公不君失君道也厚重也歛以雕牆重賦歛於民以雕畫牆壁○宣十二年左傳楚子圍鄭鄭人修

城○成九年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莒邑渠邱城惡眾潰奔莒戊申

楚入渠邱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別邑也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

而不備罪之大者也自取滅亡故為罪之大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居安慮危故為善之大莒恃其陋而

不修城郭浹周匝也辰日辰也蓋謂自子至亥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成十八

年左傳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始命百官節省也器用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

私欲奪農時○襄二年左氏曰齊侯靈公使諸姜宗婦同姓大夫之婦來送葬婦人越疆送葬非禮葬我小君齊姜

召萊子萊姜姓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六年左氏曰於鄭子國之來聘也



在五年四月五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復託治城因遂圍萊○襄十年左傳晉師城梧及制制

皆鄭舊地欲以偏鄭鄭及晉平○襄十七年左傳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不書城魯不與也

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宋東城南門也之哲皇

父白哲而居近澤門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子罕黑色而居邑中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扑以行築者

而扶決罰也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闔謂門戶閉塞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

不速成何以為役事謳者乃止謳者本為子罕有緩役之請今見其督役遂疑其過言乃止不謳或問其故子罕曰

宋國區區言以區區不足道之宋國而有詛詛與祝祝緩禍之本也詛祝不同則喜惡不同此禍亂之本也傳善子罕分

謫○襄二十一年左傳懷子欒盈也為下卿下軍佐宣子范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

○襄二十三年左傳陳侯如楚朝也慶氏陳慶虎慶寅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夏屈建楚莫敖從陳

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君板隊而殺人築城之版墜地慶氏忿其不用心遂殺築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執

之人怨慶氏殺人乃相告作亂各殺其隊伍之長遂殺慶虎慶寅○襄二十四年左傳齊人城郊王城也於

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

三十二年經林註諸侯有事于京師皆不書襄二十四年城周不書以是為常事也○襄二十九年左傳高豎高止子齊高止出奔北燕

以盧叛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還邑於君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猶止也晉人善其致邑○襄

三十一年左傳公薨之月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

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

斥充滿斥見言其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舍也高其閭閭也

曰閭門也衡門謂之閭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

客何雖鄭之從者知所戒備他國賓客來者何以待之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葺也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

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士文伯名句字伯瑕請命請問毀垣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間也於大國誅責

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

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猶獻也

不敢輸也不敢以非禮輸納於府庫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子產名

聞文公晉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惟諸侯之館舍則崇大之館如公



寢庫廐繕修

館中藏幣之庫養馬之廐莫不繕治修葺

司空以時平易

治道路司空掌邦土故使以時平易治道路圯人塗

以時填塗

也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設火於庭僕人巡宮夜車馬有所處賓從有代

代客中車

主車之官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各瞻視客之所為以供其事百官之屬各展陳其物謂

官各陳其物以待賓

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實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行之賓之憂樂晉則

得失晉則

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寧也菑患賓至客館百用備給如歸私家見遇如此寧當復有

巡其當否

菑患不

菑患

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晉離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門

不容車而不可踰越

門墻之內迫迫又有墻垣之限盜賊公行而天癘猶災也

命不可知

召見之命不可知測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晉

所止

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進幣修垣而行也君之惠

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

反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

受諸侯

所以受諸侯館舍之垣墻誠如徒隸所居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

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昭三年左傳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晏子曰

此季世也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庶民罷敝而宮室滋

益侈君日不悛改以樂愒藏憂以逸樂之過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

子之宅近市湫隘

小聲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明塏燥者辭曰君之先臣

之先

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奢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

里旅

衆也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新宅乃毀之而為里室皆

如其舊

本壞里室以大晏則使宅人反之使其宅之人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鄰

二三子謂鄰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小人

遷居為

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卒復其鄰○昭六年左傳二月鄭人鑄

刑書

鑄刑書於鼎以叔向使詒遺子產書曰始吾有虞度也言準度子於子今則已

也

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臨事制刑不懼民之有爭心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

禁禦是故閑之以義

防閑以義使得其宜糾之以政糾舉以政使莫不正行之以禮施行以禮守之以信

謹守以信

使莫不實奉之以仁奉養之以仁心使若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



其淫放也懼其未也懼其未盡故誨之以忠也之以行教之以務時所使之以和說

使臨之以敬施之於之以彊斷之以剛義斷猶求聖哲之上公王明察之官卿大

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禮義洋溢民知有辟則不忌

於上權移於法故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弗可為矣

如此則有罪者或至幸免無罪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

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杜註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林註按書呂刑周

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襄三十年子產使都鄙有

井有伍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公卿大夫服立謗政在四年制參辟

謂用二代之末法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錐刀

之末喻小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或以賄賂文致人罪終子之書鄭其敗乎

盼聞之國將必多制法數改其此之謂乎復也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

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言我無才能不能為後世子孫慮吾以救當世

箴戒之大意士文伯曰火心星見周五月鄭其火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鼎藏爭辟

馬藏爭罪火如象類也之不火何為同氣相求火未出而昭八年左傳春石言于晉

魏榆晉魏邑之榆也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

言不然民聽濫也謂石本不言民聽抑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與作土木之怨

讙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非氣致異時則有不今宮室崇侈民力彫傷盡怨讙

並作莫保其性命也民不取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祈地名在之宮叔向

曰子野師曠之言君子哉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昭十一年

左傳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鄭公焉使昭公不立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

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桓公城穀在莊三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昭二十一年左傳春

天王周景將鑄無射鐘名律冷州鳩其名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

制禮作樂天子職所當主夫音樂之興也樂因音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

樂以器以鐘聚之與以行之樂須音小者不窕小者不至於大者不擗大者不



橫而則和於物小大適均物則嘉成物既平和則嘉樂告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

安則樂宛則不咸宛細則不充滿於人心櫛則不容橫大則心不堪容心是以感不滿不容然後感於人心感實生

疾心有所感則隨所感而生七情之疾今種櫛矣今無射之鍾櫛而橫大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王心將不堪容其能久居其位乎

○華氏居廬宋東城南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郛故城及桑林城門名之門而守

之○昭二十三年左傳邾人城翼邾邑○昭二十九年左傳冬晉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

之帥師城汝濱晉所取陸渾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今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後而為之故言遂以鑄

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

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位次也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

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修唐叔之法以為盟

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民知爭端皆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

則上矣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

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即蔡墨曰范氏中行氏

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范宣子刑書中

既廢矣今復興之是成其咎易之亡也是交易范氏其及趙氏趙孟即趙鞅與焉亦與於鑄然不得

已鑄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德可以免若能修德可以免禍○定六年左傳周儋翩子朝餘黨率王子朝

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鄭伐周六邑六月晉

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哀七年左傳宋人圍曹築五邑於其郊宋取曹五邑而城築之於其近郊曰

黍邱揖邱大城鍾邗○哀十一年左氏曰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

封內之田悉賦稅之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鍾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

以稻米為醴酒梁糗乾飯以梁為醴酒暇脯加薑桂馬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所鑄大器方成即具

此醴糗之屬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哀十二年左氏曰宋鄭之間有隙地

閒焉曰彌作頃邱玉暢岳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約二國俱棄之及宋平元

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年鄭人為之城岳戈錫城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鄭以鄭背盟城三邑故

討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哀十七年左傳春

春火巫喜貞尺

卷六 工作

巳



衛侯為虎幄于籍圃于籍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為飾○左傳公衛侯使匠久久不休○哀二十五年

左傳衛侯為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公使三匠久

僖二十三年左傳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二地皆陳邑城頓頓國而還○文十四

年左傳楚莊王穆王子也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即羣舒二

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宣十一年左傳楚令尹子重侵宋王待諸

郢楚地令尹為艾獵孫叔敖也城沂楚邑使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以受司徒司徒掌後量功命日

命作分財用財用藥作具分之使均平板榦榦榦也立榦而後施板以築之平之使治稱畚盛土器築實土器量功命日

日救程限議遠邇均勞也略行基趾具餼乾食也糧度有司謀監主事三旬而成十日

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宣十二年左傳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

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楚子曰非爾所知也祀于河

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襄十四年左傳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

城郢子庚司馬公子午也當代子囊為令尹故子囊遺言令必城郢蓋楚徙都郢未

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使公子黑

肱王子圍之弟子晳也伯州犁城雙櫟三邑本鄭地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即公將行大事將

而先除二子也謂黑肱伯州犁禍不及鄭何患焉○昭四年左傳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闞

韋龜子文之立孫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冬吳伐楚箴尹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城鍾離

遠啟疆城巢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城州來東國水東國郡賴之故國也時大水不可以城不可興城築之役

彭生楚大夫罷賴之師罷闞韋龜城賴之師○昭七年左傳為董華之宮楚子納亡人以實之楚子

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為落遠啟疆來召公三月公如楚○昭十一年左

傳楚子城陳蔡陳蔡皆為楚縣不羹○昭十二年左傳楚子次于乾谿工尹路請曰君王命

剝圭以為鍼斧柄也破圭玉也飾斧柄敢請命請制度之命○昭十九年左傳楚工尹赤遷陰

于下陰令尹子瑕即陽城郟亦楚邑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言楚無復經略中原之志其僅自

完也遷陰城郟皆欲以自完守以持其世而已以保持其世言無遠謀也○楚人城州來十二年吳縣州來沈

尹戍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在十三年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



亦如之今亦未撫吾民如前十三年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待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

可謂撫之矣成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

無量平王營創宮室無有量度非節用樹德也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人民日以驚駭勞苦罷困死止轉徙日忘其食夜忘

其寐非樂其性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昭二十三年左傳楚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為令

尹城郢楚用子囊遺言以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修以自固沈尹成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

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方故四夷不侵皆為之守備天子卑政卑損守在諸侯四夷交侵故藉諸侯以為守衛諸侯守在

四鄰親仁善隣故隣國不侵皆為之守衛諸侯卑守在四竟鄰國交侵故完四竟以自守衛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

國為安習援助民狎也其野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為之民者內無盜賊之憂外無敵國

之國焉用城國都之內安用修城以為固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卑損

之極不得守其四境能不止其國都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年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

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辟親其民人使其相親相愛相救助相扶持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為候

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僭不貪守其誠信尚其廉耻不懦弱也不耆也完其守

俗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大雅曰無念念爾祖聿也修厥德義取念祖考則述治其德以顯之無亦監

乎若敖楚八世祖蚡冒世祖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竟

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昭十一年楚師滅

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公羊曰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

持其足以頭築防也惡不以道○昭十三年公羊曰靈王楚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昭二

十五年左傳楚子使蓬射城州屈復茄人焉還復茄人於州屈城邱皇遷訖人焉移訖人於邱皇使

熊相祺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為巢卷築郭也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

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昭三十年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

二十七年奔故二公子奔楚楚子使居養邑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成城之城卷冬十二月吳子

執鍾吾子遂伐徐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攜其夫人奔楚楚沈尹成帥師救徐弗及遂

城夷城父也使徐子處之○定五年左傳王楚使由于王孫城麋於麋築城復命于西問高

厚為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築城尚不知其高厚小大之數當復



與知何事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  
一在其被傷處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哀九年左傳秋吳城邗溇今廣陵邗江是通江淮  
於邗江築城穿海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

### 旌異優恤

### 事類

### 傳

僖二十四年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

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志公懷公無黨之援外內棄之外之親鄰內之臣民皆共棄之天未絕晉必

將有主天意未忍絕晉之祀必將有君以主其社稷主晉祀者非君而誰主晉國宗廟社稷之祭祀者非屬之文公而誰屬天實

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天實置立以為晉君而二三從亡之臣乃竊人

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欺難與處也

矣貪天之功罪也在下者反以為立君之義貪天之功奸也在上者反以推其母曰立君之賞下不知其罪而求之是欺其上上不討其姦而賞之是欺其下

盍亦求之以死誰對不求而死將以誰怨對曰尤過而效之罪又甚焉以彼之貪天為過而又效之求賞知而故犯其

罪又甚於不知而冒犯者且出怨言不食其食且我既出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矣不當更食其食肉之祿其母曰亦使知之

若何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達言於文公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是偽隱而有求顯達之心

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俱也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綿上為

之田以縣上之地為介推私田以供祭祀曰以志吾過以記吾推賞且旌表善人且表介推隱志善之過且旌善人且表介推隱逸不貪之善○文十

一年左傳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鄭驪侵齊遂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獲長狄僑如鄭驪國之君蓋長三丈以

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

莊八年胡氏曰按無知齊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

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適此亂本也左傳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

作亂適襄公也連稱管至父因無知之怨而奉之以作亂桓十四年僖公卒子襄公諸兒立○莊三十二年左傳春城小穀為

管仲也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閔元年左傳士蒍晉曰天子申不得立矣分之都城為大



子城而位以卿卿始有軍行今大子先為之極先為大子之極處又焉得立又安得復立為後○僖

二十八年左傳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文

八年左傳司城蕩意諸宋來奔效猶致也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卿違從大夫公賢其效節

故以本官逆之○文十二年左傳春邾伯卒邾人立君大子自安於外邑故大子朱儒大子以夫鍾與邾

邾亦邑來奔公以諸侯逆之公重土地故以諸侯禮逆之非禮也非公寵○文十五年左傳三月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贊幣賓主以成禮為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

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焉○成三年左傳王楚送知罃邾之戰楚獲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

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王曰子

歸何以報我對曰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實君之

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而以戮於宗戮於宗氏之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

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辟也其竭力致死以與楚戰無有二

心不敢有攜以盡臣禮以盡人臣事君之禮所以報也所以報楚之德不過如此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

禮而歸之○荀罃之在楚也荀罃即知罃鄭賈人有將寘之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

楚人歸之鄭之賈人貿易于楚有將藏荀罃於楮繁之中以出歸晉既與荀罃成謀未及行而楚人歸知罃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

如實出已如真實藏已於楮中以出○成九年左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成七年楚子重伐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

囚鄭公鍾儀問之曰南冠楚冠而縶拘執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角之召

而弔之名鍾儀而弔其被囚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樂官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

也敢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楚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

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令尹子重而夕于側司馬子反也不知其他

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言稱先父之職官不背本也是不違背其父祖之本業樂操

土風琴作南風之操不忘舊也是不遺忘其風土之舊俗稱大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名其

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背本仁愛親之仁也不忘舊信安土之信也無私忠盡已之忠也尊君敏臨事

也仁以接事愛有差等故應接事物當以仁為主信以守之信不可易故以信而守之忠以成之忠無所偏故以忠而成之敏以

行之敏無不達故以敏而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



之禮使歸求成○成十年左傳公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醫名為猶治也之醫至

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膏高也攻熨灸也之不可言不可達針也之不及言

針達藥不至焉至於用藥又不至焉不可為也言疾不可治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襄三

年左傳晉侯之弟揚干亂行行陳於曲梁晉地魏絳戮其僕御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

諸侯以為榮也言合諸侯為會盟以為晉國之榮也揚干為戮揚干乃為三軍戮何辱如之何耻辱如之必將魏絳

以報無失也為我執之勿失也對曰絳無貳志無攜貳之志事君不辟難其事君也患難有所不避不為苟生有罪

不逃刑其有罪也刑罰有所不避不為苟免其將來辭其將自來陳其辭狀何辱命焉何辱君命使人執之言終魏絳至授

僕人晉侯御僕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也此司馬使臣為

之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行師御眾以順承上命莫敢拒違見為威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

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今君之師眾違命亂行是不武也執事不敬臣治軍事畏死發法是不敬也罪莫大焉

二者之罪莫大於此臣懼其死臣懼不討而有死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以及揚干又以此罪累及揚干無所逃罪于是罪重將無

所逃不能致訓至於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言不敢不從戮以怒君心請歸死於

司寇致尸於司寇公跣而出悼公感悟乃匆遽不暇躡履跣足走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

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使干犯軍旅之大命令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魏絳死為

過敢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以魏絳刑當其罪能以刑佐治民之事反後反自雞澤之後

盟于雞澤六月同與之禮食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使佐新軍○僖五年諸侯盟于首戴左傳諸侯盟于

首戴梁曰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會王世子于首止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

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昭元年左傳晉侯有疾晉侯求醫于秦

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惑非鬼非由鬼神非由飲食惑以

喪志惑女色而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往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

言女色非不可近但當有節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將

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御善是以云也趙孟身為大臣不能格君而禦止之我是以云趙孟將死也趙

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溺沈沒於嗜欲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贈賄而歸之

○昭六年左傳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晉侯享之有加遵豆之數多于常禮

春秋左傳卷之六 旌異優恤



武子退使行人告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晏好之貨○昭三十一

年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胡氏曰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

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定四年左傳子魚衛祝佗曰昔武王克商成王

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三者皆叔也周公康叔成王叔父唐叔康王叔父故曰皆叔而有令德故昭之以

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

莊十六年左傳公父定叔共叔段之孫定謚也出奔衛三年而復之定叔奔衛三年後而復召之曰不可使

共叔無後於鄭言定叔雖有罪不絕共叔段之祀使以十月入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數始於一盈於十故以盈

數為良月○閔二年齊高子來盟穀梁傳註桓公遣高侯立僖公以存魯○莊三十二年左傳公疾問後於

叔牙對曰慶父材蓋欲進其同母兄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公曰鄉者牙

曰慶父材成季季友也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成季聞叔牙欲立慶父乃矯君命使人命叔牙待命于魯大夫

鍼巫氏使鍼季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

及達泉魯地而卒立叔孫氏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祿○閔二年左傳杜註慶父之罪雖重季子

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慶父殺般又殺閔公○文十四年左傳穆伯之從已氏

也文八年穆伯以幣犇莒從已氏焉已氏莒女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也○文十八年左傳文公二妃敬嬴生

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

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大子視其母弟而立宣公仲以

君命名惠伯詐以子惡命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其宰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

氏不絕其後○宣元年左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下軍佐文十二年戰于衛而河曲不肯薄秦於陰于衛而

立胥克甲之子○宣四年左傳令尹子文卒鬬般子文之子子揚為令尹子越即子越椒為司馬為

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其孫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

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言君命使齊不歸復命是棄君命也獨誰受之雖奔他國獨誰受此棄命之人君天也天可

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即司寇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

使復其所使克黃復其所任箴尹之官改命曰生易其名也言其更生○宣十三年左傳清邱之盟十二年

人衛人曹人晉以衛之救陳也十二年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陳貳於楚故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

同盟于清邱

晉以衛之救陳也

十二年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陳貳於楚故



歸將加而師孔達衛正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自殺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

以說于晉而免以殺告故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於大國既

伏其罪矣言衛君有不美之臣孔達使我衛國結怨于晉既伏其罪就刑辟矣敢告諸殺大夫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

子以有平國之功使復其位襲父○宣十五年前傳王孫蘇與名氏毛氏三人皆

政使王子捷殺名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召戴公之子○成八年左傳晉趙莊

姬晉成為趙嬰之亡四年晉趙嬰通于趙莊姬五年春原屏放諸齊趙嬰趙盾弟

諧之于晉侯曰原屏原同屏季將為亂欒卻為微欒氏卻氏亦六月晉討趙同原叔

也趙括武莊姬從姬氏畜養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即趙

勲有從晉文公宣孟即趙盾之忠有相晉擁立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

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康曰不

改侮鰥無妻寡無夫所以明德也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侯之乃立武

而反其田焉以賜祁奚之田復歸趙氏○成十五年經杜註宣十八年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既

而又使嬰齊襄仲子公孫歸父弟紹其後曰仲氏○成十八年左傳齊為慶氏之難十七年國

以殺叛故田申晦齊侯使士華免華免齊大夫以戈殺國佐于內宮夫人之朝使清人殺國

勝國佐子十七年使國勝之國弱來奔既卒事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

及不祀○襄十年左傳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甲午滅之以偃陽子爵歸偃陽妘姓也

使周內史掌爵祿廢置者選其族嗣納諸霍晉邑人禮也使選偃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

者示有王命○襄二十三年左傳初滅宣叔娶于鑄國生賈及為而死鑄女生二子賈繼

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穆姜之姨子也穆姜姨母之子與生紇武仲長于公宮姜氏

愛之故立之立為宣叔嗣滅賈滅為出在鑄還舅滅武仲自邾滅紇出使告滅賈且致大

蔡焉大龜曰紇不佞失守宗祧近祖廟為宗遠祖廟為祧敢告不弔不為天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應

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

為以納請賈使為遂自為也為自滅孫如防滅孫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

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孟氏將辟藉除於滅氏滅孫使正夫助之除於非敢私

東門甲從已而視之於滅氏借人除葬道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



請為其先人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宣叔。王功曰勳。敢不辟邑敢不辟防邑而去。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乃

立臧為魯從其請乃立臧。臧為臧氏後。臧紇致防而奔齊臧紇得立後乃致其邑而奔齊。○襄二十九年左傳高豎

高止子以盧叛閭邱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於君。齊人立敬仲高

之曾孫鄭良猶賢也。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昭四年左傳初穆子

去叔孫氏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及庚宗魯地。適齊及宣伯僑如子之兄。奔齊成十六年奔齊。饋之穆子饋宣

伯宣伯曰魯以先子宣伯先人。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兄始為亂已則

有今日之願蓋念亡。魯人名之不告而歸不告僑如而歸。○昭七年左傳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

矣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甲而行曰此

字以下至又將殺字也。壬子六年三月三日。余將殺帶駟帶助子哲殺伯有。也明年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余又將

殺段公孫段豐氏黨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

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十九年鄭殺子孔。及良止伯有子也。以撫之立以為大夫。乃止

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言鬼有宗廟則得其所歸。不為惡厲以害於民。吾為之歸之

我立二人使有宗廟以為之依歸也子孔不為厲。何為復立洩。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

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昭十四年左傳楚令尹子旗即曼成然

有德於王不知度有佐立之德於平王。不知國家之法度。與養氏子旗之黨。養由基之後。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

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子旗之子。鄭公卒。居鄖以無忘舊勳○昭十

六年左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信也。又聞戎蠻子素失信於人。使然丹誘戎蠻子

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詐之非也。立其子禮也。○昭十八年左傳註隱十一

年鄭滅許而復存之○定六年左傳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

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以與公言告之。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

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已為先人立後故雖

身死不亡其家。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亦使宋君知樂祁此行為不易。見溷樂祁子也。而行見于君立以為後。○哀

二十七年左傳晉荀瑶帥師伐鄭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與陳成子陳常屬孤子三

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設乘車兩馬大夫服。繫五邑焉又加之五邑。名頽涿聚之子晉曰隰

使朝三日以禮之旌異優恤任用。



之後而父死焉二十三年晉荀瑶伐齊齊師敗績知伯親禽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  
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僖三十三年左傳襄公晉以三  
命命先且居先軫之子將中軍其父死敵故進之狄伐晉先軫免

### 任用

### 事類

### 傳

文十八年左傳昔高陽帝顓頊氏有才子八人八人其苗裔蒼舒殯鼓禱戲大臨危降庭

堅即皋陶字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齊中聖廣淵深明允信篤厚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

和高辛帝嚳氏有才子八人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此即稷契

朱虎熊龍之倫忠肅敬共懿美宣福慈愛之出於心者惠愛之及乎人者也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和中節也

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成其美不隕隊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

主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以揆度百事以揆度百工之事莫不時序莫不一時得其次序而無廢事地平

天成亦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父義母慈兄友

弟共子孝內諸夷平外狄成

隱三年左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桓八年祭公來遂逆

王后于紀胡氏曰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傅

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昏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

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

祭公以遂行為罪矣此說是也○僖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于葵邱胡氏曰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

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

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

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



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襄十四年左傳王靈使劉定公

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謚舉其終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

報也大師以表顯也東海謂顯封東海以報太師之功王室之不壞繫發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齊靈公名

茲率甥氏之典纂繼也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因昏而加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將昏于齊

故也○昭三十二年左傳秋八月王敬使富辛與石張富辛石張皆周大夫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

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也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謂子朝也並有亂心以為

伯父謂晉侯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年謂二十三年二師圍郊至於今勤成五年謂二十八年

年晉籍秦致諸念諸侯勞閱閱憂貌王憂亂常馬如農夫之望歲如農夫之

憂飢冀望來侯之成至于今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展放也大惠復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也之業弛猶解也周室之

憂徽文武之福以固盟主以固其主盟之權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

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今我欲徵福假靈于成王修

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喻災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

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也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功也之先王之靈以為大功○定四

年左傳祝佗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無官豈尚年哉

莊十年左傳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魯請見問何以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共乘兵車

○莊三十二年胡氏曰慶父父子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

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

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

將命以徃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

權授之慶父莊公庶兄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公羊曰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

子名之於陳也莊二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閔二年左傳成風莊公之妾聞成

季季友也季友之孫卦兆之占辭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曰男

又筮之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

乃事之乃禮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襄七

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成季

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襄七

成季

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襄七

成季

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襄七

成季



年胡氏曰夫天子相二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季氏益張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襄十一年作三軍公羊傳註襄公委任疆臣國家內亂不推其源

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昭二十五年左傳公若季公亥獻弓於公為昭公子且與之出射於

外而謀去季氏公以告子家懿伯子家羈莊公之玄孫懿伯曰且政在焉其難圖也且魯國之政在季氏

難為圖度也公退之退使去九月戊戌伐季氏子家子曰政自之出久矣君必悔之○文十

八年左傳文公二妃敬嬴主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即公子遂公孫敖從父昆宣弟公孫敖慶父之子

公長而屬諸襄仲○定十二年經林註郈叔孫氏之邑也費季氏之邑也叔孫州仇

墮郈季孫斯墮費以是為二家之願也則以孔子之事魯也胡氏曰仲由為季氏宰

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柅

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

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

必肆疑沮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

暮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哀十六年左傳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公誅之曰旻天

不弔仁覆閔下故稱旻天弔恤也不憇且遺一老俾使屏蔽也余一人以在位兢兢余在疚病也嗚呼

哀哉尼父無自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子貢曰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昭五年左

傳晉侯謂女叔齊即司馬侯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今政令在家在大夫

不能取也有子家羈莊公玄孫懿伯也弗能用也昭三十年左傳杜註子家忠謀終不能用○昭三十二年左傳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謂子家也言公不能用其人故於今猶在乾侯

桓十一年突厲公也歸于鄭公羊曰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祭仲提挈而納其言歸何順祭仲

也順其計策行權○僖七年左傳管仲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僖二十

四年左傳棄嬖寵而用三良鄭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昭二十年

左傳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定八年左傳鄭駟歆駟乞子然也子

大叔為政九年左傳註傳言子然嗣大叔為政鄭所以衰弱○哀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邱穀梁傳註鄭



師將劣由君不任其才

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襄公名胡氏曰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沉於下僚不見

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疎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之強

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

能保其身死于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莊九年左傳管仲請囚知鮑叔必欲薦

已故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齊地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僂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

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公從鮑叔之言而相管仲此管仲所謂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者也使相可也公從之○莊二十二年

左傳齊侯使敬仲陳公子完完奔齊為卿辭曰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言不敢辱齊卿之高位以速名官府之謗謗蓋

當官不能其職則謗請以死告杜註以死自誓林註請味死告免齊卿之位使為工正掌百工之官○襄二十

三年左傳秋齊侯伐衛先驅前鋒穀榮御王孫揮名揚為右申驅次前成秩御莒恒

申鮮虞之傳摯申鮮虞之子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右也貳廣公副車上之登御邢公

盧蒲癸為右啟左翼曰啟牢成御襄罷師狼遽疏為右肱右翼曰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

大殿後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駟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

昭十一年左傳齊桓公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昭十三年左傳齊

相衛姬之子也衛姬齊禧公妾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湏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

主齊桓公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為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嚴敬也是以

有國不亦宜乎○昭二十六年左傳齊侯至自田齊侯田于沛晏子侍于湓臺臺名子猶梁邱

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

曰異君所謂可而有否不可也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

臣獻其可以去其否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

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昭三年左傳於是景公

繁多也于刑有鬻踊刑足者屨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

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僖十八年葬齊桓公胡氏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

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



非人極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

淺矣○僖十二年穀梁曰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哀十四年左傳齊簡

公悼公陽生之子也之在魯也闕止子我有寵焉事在六年及即位在十使為政陳成子陳常憚之

驟顧諸朝心不安故諸御鞅齊大夫言于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子

我適豐邱陳氏豐邱人執之以告執闕止以殺諸郭闕齊闕名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

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

隱三年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孔父嘉為宋大司馬孔子六世祖也而屬殤公名與夷宣公之子穆公之姪蓋

以殤公託之孔馬○僖九年左傳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大子茲父庶兄子魚為

二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子魚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故曰

文七年左傳夏四月宋成公立於是公子成莊公為右師公孫友目夷為左師樂豫

戴公桓公為司馬鱗臚桓公為司徒公子蕩桓公為司城以武公名廢華御事華元為司

寇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不親信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不聽穆襄之族

穆公襄公之子孫率國人以攻公○昭六年胡氏曰宋公寵信闕寺殺世適座宋公

有寵襄二十六年寺人惠牆伊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

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

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昭二十二年左傳宋華亥向寧華定

華疆華登皇奄傷省滅士平出奔楚自宋南里出奔楚二十一年宋公使公孫忌為

大司馬邊印平公曾孫為大司徒樂祁子罕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子

孫為大司寇以靖國人○定十年左傳宋公子地宋景公弟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

而以其五與之與富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司馬桓魍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

以與之與雅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景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

曰子謂分室以與獵也以五分家而獨卑魍獨愛四馬不與亦有頗焉亦有所偏子

為君禮禮辟不過出竟君必止子既無大過君必使人留行必使人留行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

聽○哀九年左氏曰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邱鄭圍宋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郊



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哀二十六年左傳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元公孫之子高也之子得昭

也與啟得弟畜也諸公宮未有立焉于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非我從昆弟

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茂樂潤之子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右師大司馬司徒右師司城大司寇

三族皇靈降也聽政因大尹近官有寵者以達六卿因之以自通達于君大尹常不告不告君也而以其

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冬十月公游于空澤宋邑辛巳卒于連中館名大尹立啟奉喪

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啟樂得曰不可使國人施于大

尹施罪于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莊二十八年左傳晉獻公娶于賈姬姓無子烝於齊姜武公妾武生秦穆夫人及

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狐姬姬姓以狐為氏是為狐姬狐偃其兄弟也生重耳小戎

允姓戎姓也生夷吾晉伐驪戎在涼北新豐縣驪戎是為莊公二十三年驪戎男其君姬姓其爵男也女以驪

姬納女於人曰女蓋驪戎男受伐而納其女於獻公以求成也歸獻公以驪姬歸晉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

子賂外嬖在閨闈之外者梁五姓梁名五與東關別在關塞者嬖五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使言於公曰

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晉國疆場之邑不可以無主若使大子

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章也君伐也功也使俱曰又使一人合辭

而稱美其事狄之廣莫廣莫狄地之曠絕也於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言遣二公子出都之則晉方當大開土界蓋

二人始進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夷吾居蒲與屈之說獻公未決故復使稱說此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

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梁五東關五也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

奚齊蓋大子以下皆出居外故讒譖得行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耦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舉傷晉室若此○僖二年左

傳晉荀息荀叔也請以屈產屈地生良馬之乘四馬與垂棘之璧垂棘出美玉假道於虞以伐虢

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

下陽公羊曰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

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猶曰虞郭豈見

於君之心乎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

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



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獻公曰諾穀梁

曰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遂借

道而伐虢○僖九年左傳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驪姬生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言其幼賤與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欲屈辱荀息使保護之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

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僖二十三年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

難也及齊齊桓公妻之以宗女姜氏妻重耳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八十匹也公子安之以齊為可安不復有四方之志

姜氏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醉重耳以酒使從者載之而出○僖二十四年左傳春王正月秦伯納之

納重耳也三月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呂卻呂甥

惠公舊臣○畏偪畏為文公所偪害僖九年晉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因救火作難而弑晉文公

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披嘗得罪於文公故使人責之僖四年重耳奔蒲五年

辭焉且辭不見對曰行者甚眾思罪而出奔者甚多豈唯刑臣豈止我一人而已披奄人故稱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呂

卻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五城不使呂卻知已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

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初晉侯之豎左右頭頰一曰里守藏者也晉文公之守帑藏者其出也文

時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入求見公辭以沐洗頭謂僕人曰居者為社稷

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居者行者皆可以事君何必以居者為有罪國君而讐匹

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僖二十五年左傳晉侯問原守晉侯圍原遷原伯貫于冀

於寺人勃鞞披也對曰昔趙衰以壺飧漚也水澆飯也從徑猶行也言趙衰昔者以壺承飯從文公於行後餒而弗食

雖饑而不敢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故使處原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不遺勞趙衰為原大夫○僖二十七年

左傳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諸謀于眾以誰可趙衰曰卻穀可乃使卻

穀將中軍卻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偃之而佐之命趙衰為卿將下讓於

欒枝貞子也欒實之孫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中行桓子御戎魏犢為右晉侯始

入二十四年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用之易至於逃散於是

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民皆懷生安居知生之可樂將用之子犯曰

民未知信未宣明也其用未明於見於是乎伐原在二十五年以示之信持三日糧退三十里以示之信民



易資者民以貨物不求豐焉不詐以明徵其辭明定其辭不二公曰可矣乎子犯曰

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作執秩主爵秩以正其官民

聽不惑而後用之民知義知信知禮則聽上之命而不疑出穀成釋宋圍楚子使申

玉去一戰而霸謂明年文之教也由晉侯以文○僖三十二年左傳杞子自鄭使告

于秦三十年秦使大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名

孟明百里孟西乞西乞白乙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三十三年晉原軫曰秦違蹇

叔而以貪勤民以貪於得鄭天奉與我也是天與我以遂發命遽與姜戎以傳車起

也欲速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胡氏曰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微倖其成自

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僖三十三年左傳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初

臼季晉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盭野饋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

與卻缺俱言諸文公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

賞胥臣先茅絕後故取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

亦未有軍行能登卿位○文六年左傳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

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為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

謂趙盾能是以上之公羊曰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

於是廢將穀梁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

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多才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仁者惻隱之心不如今趙盾賢夜

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汝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

死處父主竟上車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君而言詭辭而出不以實

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用我以下士○文七年左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

六年使先蔑士會穆嬴襄公夫人日抱大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

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述襄公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

之怨欲使宣子令君雖終言猶在耳在宣子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

皆患穆嬴且畏偪且畏偪且畏國人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即大子夷臯也初使先

之言有理大義來偪已乃背先蔑而立靈公殺逆子雍故言背先蔑以禦秦



師○文八年左傳夷之蒐在六年晉侯襄公將登上軍也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

將中軍先克曰狐偃趙衰之勲有從亡不可廢也從之六年以狐射姑趙盾為中軍將佐○宣元年

左傳於是晉侯侈靈公趙宣子為政驟數也諫而不入數諫靈公而不受故不競強於楚○宣七年

年左傳赤狄侵晉取向陰地晉之禾謀故縱狄○宣十二年左傳晉原穀先穀宋華椒衛

孔達曹人同盟于清邱胡氏曰原穀違命喪師夏六月乙卯荀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左傳晉師救鄭

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魏子曰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宣十五年左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以狄臣千家賞荀林父六月癸卯亦賞士

伯士貞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

而羊舌職叔向說是賞也以是賞與曰周書康誥所謂庸也庸祇敬也祇者謂此物也

夫言文王能用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

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大雅曰陳錫也載周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能

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宣十六年左傳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

留吁赤狄別種鐸辰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卿之服命士會將中軍

代林且為大傅且加以大傅之官大傅孤卿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

人不善人遠言夏禹舉用善人善之人自然遠去此之謂也夫晉用士會亦猶禹之用善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成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賞不僭刑不濫也諺曰民

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及善人此國家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是無善人在上位之故也○成

五年左傳梁山崩晉侯景公以傳驛名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伯宗道遇重載之車重使之避已曰避傳車重

人曰待我不如捷邪之速也言車重行遲若待我回避不如傳車邪出之為速問其所伯宗見其言有理因問其所居曰絳

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言

以土壤朽腐故國主謂所主祭山川者山川也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饒不舉樂降服

損盛乘縵車無徹樂息八音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大史修言辭以謝過責已以禮焉禮山其如

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君不可不肯見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穀梁曰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



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謂所用鞭我之間行道則可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伯尊以其

言有理知非庸人故下車問之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

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知之何伯尊由忠問忠

誠之心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山崩川塞示哀窮所以凶服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

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

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也乎攘盜也善也取輦者之言而行○成

十六年左傳卻犇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成十七年左傳晉

厲公侈多外嬖愛幸大夫○成十八年左傳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使

魏相魏錡子士魴士會子魏頡魏顛子趙武趙朔子為卿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荀家荀會二荀杜註不言其所

出欒黶韓無忌韓厥子為公族大夫國語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使訓卿之子弟共

儉孝弟使士渥濁士貞子為大傅為景公大傅使修范武子即士會作秩之法之法國語君知士

聞宣惠於教辛將右行為司空使修士為獻公之法之法使修建都邑起宮室經

功也使為元司空因以為民弁糾糾御戎校正主馬官屬焉國語知欒糾之能御使訓諸御知

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為右司士車右之官屬焉國語知荀賓之有力使訓勇力皆車右也之士時使

勇力多不順命故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祁奚為中軍尉國語知

果而不淫也敏肅給也使佐之魏絳子也為司馬國語知魏絳之勇

使為元尉敏肅給也使佐之魏絳子也為司馬國語知魏絳之勇

司張老為侯奄中軍主斥侯之官國語知張鐸過寇為上軍尉國語知鐸過寇之

為輿籍偃談父為之司馬舊職而恭給也使為輿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

程鄭荀氏別族為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駟六閑之駟周禮屬焉使訓羣駟知禮乘車尚禮容

知禮國語知程鄭端而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皆民之所譽望者也大國三卿

則知羣官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二千五百不陵正命將

也旅之帥也不偪師言上下有禮不相陵逼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

襄三年左傳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悼公問嗣嗣續其職者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

卒又問焉對曰午祁奚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伯華之子



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雝

不為諂媚也不為諂佞以媚其辭立其子不為比不為親比舉其偏屬也不為黨稱羊舌赤不為阿黨以與其偏

商書洪範也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私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

位伯華得官官亦位耳建一官軍尉而三物事也成建立一軍尉之官而得舉得位得官三事皆成能舉善也夫

惟善故能舉其類惟祁奚為善人故能舉其善類詩小雅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言唯有德之人能舉

似已○襄四年左傳無終山戎國名也嘉父其君名使孟樂其使臣如晉因魏莊子魏納虎

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晉侯悼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

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

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公說使魏絳盟諸戎傳言晉侯能用善謀襄十一年胡氏

曰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荀瑩而不與楚戰襄十年諸侯伐鄭楚子

軍蠻廩欲伐鄭師荀瑩不可諸侯之師還楚人亦還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襄七年左傳冬十月晉韓獻

子告老公族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為公族大夫有廢疾將立之代厥為卿辭曰無忌穆子名不才讓其

可乎言已無才能以位請立起無忌弟也與田蘇晉賢人游而曰好仁蘇言起好仁立之不

亦可乎言起有德故可立庚戌使宣子朝使韓起為卿而朝於君遂老韓厥致仕晉侯悼公謂韓無忌仁無忌能讓

所以使掌主也公族大夫穆子初為公族大夫○襄九年左氏曰子囊莊王子公子貞曰當今

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人所能各以其類而任使之舉不失選得所官不易方猶宜也

人不變其卿讓於善讓勝已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韓厥老矣知瑩代韓厥將中軍稟咨稟為以

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偃遂匄居已上使匄佐中軍偃將上軍韓起少於欒廩而欒

廩士魴上之使佐上軍廩魴讓起起佐上軍廩將下軍魴佐之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將新軍

絳佐新軍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襄十三年

左傳荀營中軍將士魴下軍佐卒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眾共使士匄將

中軍辭曰伯游荀偃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營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將讓故

謂爾時之舉不以已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營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

趙武又使欒廩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廩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



上軍武自新軍超韓起佐之位如樂厲將下軍厲亦魏絳佐之絳自新軍佐起新軍

無帥將佐皆遷皆遷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晉國之

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范宣子始其下皆讓其下諸

而樂厲為汰弗敢違也雖以樂厲最為汰侈晉國以平晉國之政數世賴之數世子

倚刑法善也夫言士句以遜讓為襄十六年左傳春葬晉悼公平公悼公即位羊

舌肸叔向為傅代士張君臣張老為中軍司馬代其祁奚韓襄無忌樂盈士鞅為公

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虞邱書為乘馬御代程改服既葬改修官選賢○襄

十九年左傳荀偃瘡疽惡創生瘍疽屬在於頭荀偃既患惡創十八年中

齊偃病目出因病痛而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後士句中軍佐曰鄭

甥荀吳其可○襄二十一年左傳秋樂盈出奔楚宣子范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

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向叔羆十子皆晉大夫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

司樂王鮒見叔向曰樂王鮒晉大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

曰必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室老即叔向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求

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

從君者也不能匡正其君以何能行何能必祁大夫外舉不棄雖內舉不失親其獨

遺我乎其能肯遺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

同謀蓋樂王鮒恨叔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聞之乘駟傳車而見宣子曰詩周曰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書逸曰聖有暮謀明徵定保言聖

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夫謀而鮮過有暮惠訓不倦惠我無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

世宥之以勸能者十成數故言十世之後子孫有罪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不

弃社稷以棄絕社稷不亦惑乎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不見叔向

而歸言為國非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襄二十六年左傳及宋向戌將

平晉楚平在聲子子朝之子通使于晉為國通還如楚令尹子木屈與之語問晉

故事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晉卿之賢不其大夫則賢晉之大

春火聖專頌長

春火聖專頌長

春火聖專頌長



楚皆卿材也其材皆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譬如木之杞梓獸之皮雖楚有才晉實

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謂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言晉雖有宗族與姻親而用楚

不能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後以為謀主

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也君與大夫信其父兄不能正其曲直雍子之事無所考證 雍子

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為謀主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

取夏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若敖之亂伯賁即鬪之子賁皇奔晉晉人

與之苗晉邑若敖以為謀主今又有甚於此椒舉伍舉子娶於申公子牟王子牟為

申縣子牟得戾而亡得罪而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今在晉矣晉人將

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齊烏餘齊大夫以廩邱奔晉

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

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比類而貪之是無以為

盟主也請歸之請以其地歸於諸侯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晉侯

使往○昭九年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

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許之公許而遂酌以飲屠蒯酌酒飲之以示

罰工樂師師曠也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荀盈死喪如股

損肱虧何痛如之不聞是義女弗聞而樂不作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外都大夫嬖叔曰女為

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而女不見是不明

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滋味調和所以氣以實志氣血平和所以志以定言在心

發口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聰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

初公欲廢知氏即荀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屠蒯晉侯之膳宰也

以忠諫○昭十三年左傳韓宣子問於叔向對曰我先君文公好學而不貳言篤生

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頤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有先大夫子餘趙衰子犯狐偃以為腹心有魏

犇魏武子也賈佗以為股肱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有齊妻以宋贈以秦秦伯楚楚王

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

子也

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



以為外主有樂枝穀狐突先軫以為內主天方相晉天方助晉將何以代文將有

可以代○昭二十八年左傳秋晉韓宣子即韓卒魏獻子魏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

七縣鄆祁平陵梗陽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銅鞮平司馬彌牟為鄆大夫賈辛為

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魏舒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知盈為塗水大夫韓固

韓起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趙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

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故舉之舉以宰邑賞謂知

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卿之庶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司馬彌牟孟丙

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言采眾不舉以賢舉也魏子謂成縛晉大吾與戊也縣人

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何可以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其在疏遠不敢近不偪同

其在近密不偪居利思義其處財利則思合在約思純其處窮約則思純有守心而

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大有天下其兄弟之往國

者十有五人按武王兄弟封國者管蔡邶霍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姬姓之國者

豐邠凡十六人此言十五人紀載不同不必強為之說

四十人亦約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大曰唯此文王克明克類

克順克比勤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主大夫之舉

也近文德矣舉魏戊等勤施無私也其四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

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驪然明其貌醜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

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素聞其驪故聞下執其手

以上曰今子少不颺子謂驪蔑顏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

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言人不可無能行乎敬之哉母墮損乃力仲尼聞魏

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遠不失舉以賢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

為忠先賞王室之詩大曰永長也言配命自求多福忘也言能長配天命魏子之舉也

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哀五年左傳初范氏之臣三生惡張柳朔言諸

昭子范吉使為柏人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公家之好不廢

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於人之齊春晉圍張柳朔謂其子



爾從主勉之使其子從吉射我將止死已將止此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信

也之遂死於柏人為吉射距

桓十六年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宣公之庶母也生急子屬諸右公子即右公子職蓋以急子託公子職

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宣公為急子娶妻於齊公知其美遂自取之即新臺之詩所謂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以要之是也生壽

及朔衛侯屬壽於左公子即左公子洩蓋以夷姜烝失寵而自經死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與公子

朔構會其過惡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衛地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也去不可及行飲

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盜見壽子載旌以為急子故誤殺之旌使者之旗急子至曰我之求也君將使汝

求殺此何罪此壽子何罪而枉被殺請殺我乎請殺我以成汝事又殺之二公子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故怨惠公

朔以殺其所託公子之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衛之羣公子○閔二年左傳

狄人伐衛公衛懿與石祁子衛大夫玁玁與甯莊子速速矢曰以此贊助國擇利而為之

玁示以當決斷與夫人繡衣取其文章順序曰聽於二子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

衛○僖十八年左傳邢人狄人伐衛圍蒐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眾遭狄之禍乃以

衛國遜讓其諸伯父叔父兄弟及在朝之臣曰苟能治之燬衛文公名請從焉言衛國患害苟父兄諸臣能治衛國之事請從其後也

不可而後師于訾婁衛邑狄師還○宣十四年衛殺其大夫孔達胡氏曰用人謀國于

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宣十二年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邱曰恤病討貳宋伐陳衛人救之十三年晉以衛之救陳也

討焉十四年孔達繼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成十四年左傳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以七年奔

晉強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犇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定公夫人

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林父孫良夫之子是衛同姓之卿之嗣子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違大國必

見伐故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激晉伐則為安民赦林父罪則為宥宗卿不亦

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襄十四年左傳公出奔齊子鮮公母弟從公及竟公使祝

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公適母曰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

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獲之二罪也謂不釋皮冠之比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

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厚孫即厚成叔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

守於國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大叔儀鎮撫於其內或營其外母弟鱣營於其外能無歸乎齊人



以邾齊所滅邾國寄衛侯滅紇如齊言衛侯與之言虐與滅武仲言皆暴虐之事退而告其人曰

衛君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其言皆踐踏羣臣如土芥者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既亡而不改變其志何以為反

本國之子展子鮮聞之見滅紇與之言道順道滅孫即滅武仲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

子者或輓前牽為輓之或推後送為推之欲無入得乎二十六年衛侯歸昭三年胡氏曰大夫國君之

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

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其陪貳以自危矣衛獻公蔑冢鄉而信其左右

奔夷儀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久而後復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

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襄二十五年左傳衛獻公自夷

儀使與甯喜悼子言求復甯喜許之大叔文子大叔儀也聞之曰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奕圍

也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也對敵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二十

六年衛獻公使子鮮即母弟為復使為已辭辭不敬獻公及子鮮之母強命之許諾初獻

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

獲命於敬子鮮受敬似強命不獲已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告右宰穀

夫衛大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弑剽二月辛卯甯喜弑其君剽天下誰畜猶容之悼子曰

吾受命於先人襄二十年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共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悼

子許諾不可以貳甲午衛侯入襄二十七年公羊曰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

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猶必納公乎

喜曰諾○襄二十七年左傳衛甯喜專公孫免餘衛大請殺之夏免餘殺甯喜及右

宰穀公與免餘邑六十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衛大不貳能贊大

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大叔儀○哀十五五年左傳衛孔圉孔文子也取大子蒯瞶之

姊孔伯生惺孔氏之豎小臣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通伯大子在戚定十四年

蒯瞶出奔宋哀二年晉趙鞅納蒯瞶于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大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冕

夫乘軒軒大三死無與三死罪三與之盟為請于伯姬良夫為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適

伯姬氏迫孔惺于廁孔氏專政故劫孔惺欲令逐輒強盟之孔惺立莊公蒯瞶○哀二十六年左傳



衛出公自城鉏近宋邑 五年適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

臣不識也言臣不識其所由入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甯武子孫莊子

為宛濮之盟在僖二十八年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在襄二十六年而

君入今君再存孫矣謂十五年孫魯曾今又孫宋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內而兄弟則不聞有獻公推執之義

外而諸臣又不聞有成公盡忠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

哀四年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胡氏曰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

弗見庸者也

哀七年左傳曹伯陽即位好田弋弋射也曹鄙人言鄙人小吏也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

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

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

昭八年左傳陳哀公元妃嫡夫人也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

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也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

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患自殺公子留奔鄭陳公子

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悼太子偃師之子惠公圍陳冬十一月

壬午滅陳胡氏曰陳侯失親親之道也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

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致

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宣九年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二子通於夏陳卿

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皆褻懷也其相服近身衣以戲于朝洩冶諫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遂殺

洩冶宣十年胡氏曰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洩冶不憚斧鉞昧死言之靈公不能

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

莊十八年左傳巴人伐楚十九年春楚子文禦之大敗於津楚地還鬻拳大弗納激其志使

別立功遂伐黃楚子感其忠敗黃師于踏陵黃地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

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以示劫君之罪楚人以為大閹鬻拳為

賢但既自刎不可復用故以其後掌之使其子孫常主此官○文元年左傳初楚子成王將以



商臣穆王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即鬬子上曰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商臣庶弟

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未辨其信否告其師潘崇冬十月以宮甲太子圍成王

丁未王縊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

而環王宮○宣十一年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胡氏曰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

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眾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

奔楚託於討賊復讐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

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彊以毒飲之可乎○宣十二年左傳隨武子曰士其君王

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內姓之有才者則選於親戚之中舉不失德賞不

失勞○宣十五年公羊曰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

使司馬子反乘堙距堙上城具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

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吾軍亦有七日

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

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

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

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

止築舍而止示無去計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

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成九年左傳晉

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鄭獻鍾儀在七年召而弔之公曰君

王楚共何如對曰非小人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

嬰齊令尹子重而夕于側司馬子反也言其尊不知其他○襄十五年左右傳楚公子午為令尹

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屈

子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康

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無覲心以求幸詩周南云嗟我懷人寘

也彼周徧行也詩人嗟欲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



衛 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于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

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襄二十一年左傳楚子康王使遠子馮為令尹訪

於申叔豫叔時孫遠子馮私問於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

下冰而牀焉掘地下冰其中而安牀於上重繭綿衣裘示其寒鮮食而寢少食而寢示其弱楚子使醫

視之復曰瘠也則甚矣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南公子追舒為令尹○襄二十五年楚

遠子馮卒屈建子木為令尹屈蕩為莫敖代屈建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八月楚

滅舒鳩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往年楚子將伐舒鳩為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

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蔿掩蔿掩為司馬○襄二十七年左傳崔氏之亂二十五年齊崔杼弑

莊申鮮虞莊公之黨來奔僕賃於野貧無資為人僕賃於魯之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

楚為右尹傳言楚能用賢康王○昭四年左傳楚子靈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

諸侯無歸無常依歸禮以為歸惟有禮者乃依歸之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

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鄭

宮之朝諸侯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傳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傳八年

其何用當於六王二公之事擇用何禮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王曰

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向戌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

聞言所聞謙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

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昭八年左傳使穿封戌楚大為陳公

滅陳為縣使成曰城麋之役不諂襄二十六年楚人秦人侵吳遂侵鄭至于城麋鄭皇

共王子靈王也爭所獲之囚○昭十一年左傳楚子靈王城陳蔡陳蔡皆為楚縣不羹使棄疾為蔡公楚諸

皆稱公也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

而寘子元鄭公馬使昭公不立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桓

公城穀在莊十二年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上古金木水火土謂

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有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未世

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宇稱習故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不

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羈不在內親用之人不使久居於外今棄疾在外而居



外為鄭丹然在內羈也居內為右尹○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

實殺曼伯檀伯也厲公宋蕭毫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邱實殺無知衛蒲甯殖戚孫

父實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都城過大必未大必折折其尾大不掉

君所知也○昭十三年左傳觀起之死也在襄十二年其子從觀在蔡乃奉蔡公棄疾召

二子子于子督 皆靈王弟而盟于鄧公子比子為王公子黑肱子為令尹公子

棄疾為司馬夏五月癸亥王靈縊于芊尹申亥氏觀從謂子于曰不殺棄疾雖得國

猶受禍也以棄疾有當璧之子于曰余不忍也言因棄疾得子玉觀曰人謂棄

子將忍於殺汝吾不忍俟也乃行棄疾使蔓成然即成走告子于子督曰王至矣國人殺

君司馬司馬謂將來矣言司馬見殺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

棄疾即位使子旗蔓成為令尹召觀從王平王曰唯爾所欲觀從教子于殺棄疾今

義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佐卜人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楚大聘于鄭且致轡櫟之

曰轡櫟本鄭邑楚中取之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

轡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轡櫟降服如今解而對謝達曰臣過矣命未

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謂子躬母姑歸不殺有事其告子也王善其有權有

昭十四年左傳楚子平使然丹簡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之兵於宗邱楚且撫其

民舉淹滯有才德而禮新敘舊羈旅方新者禮待之祿勳功合親親九任良物事官

使屈罷簡東國兵在國都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如然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以安

禮○昭十五五年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故之在蔡也欲去之

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十三年

從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督蔡人聚將執之朝吳曰若求謂無何故去之何事使

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盟極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非不欲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言其多吳在蔡蔡必速

飛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去吳所以剪其翼也胡氏曰朝吳蔡之忠臣其從於棄疾

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

矣費無極害其寵去朝吳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



事而去讒為首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定四年吳入郢○昭十七年胡氏曰楚唯不能

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昭二十七年左傳令尹子常賄而信讒囊瓦子常之孫子常也而策士

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昭二十三年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皆敗柏舉之戰定四年

國破君奔幾於亡滅○昭二十三年左傳楚囊瓦子常之孫子常也為令尹城郢楚用子

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修以自固○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戎故遠越攝其事及諸侯之師奔命救

州來吳公子光曰楚令尹子瑕死其師燿帥賤遠越非正卿也多寵軍多寵人政令不壹不壹於越楚可

敗也○昭三十年左傳吳子闔廬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吳公子掩餘

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二子皆王僚母弟二公子奔楚楚子昭王大封土田而定其徙定其所徙之居使監馬

尹大心逆吳公子逆之於竟也使居養即所封之邑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城養取於城父

與胡田故胡子之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為吳邊疆之害子西平王之長庶諫王弗聽吳子怒吳子問

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伐楚何如對曰必大克之楚於是乎始病○定五年左

傳楚昭王之奔隨也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吳入郢闢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將涉於成曰白水藍尹疊楚大夫涉

其帑先在白水涉其妻子不與王舟及寧安定也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

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過也我用此以識前日之過○哀十七年左傳楚白公之亂十六

年陳人恃其聚積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惠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

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二人皆楚大夫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皆常輔相子西子期伐陳

今復疑也子高曰天命不諂疑也令尹有憾于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為恨天若亡之若欲亡陳其

必令尹之子是與其必與子西之子以為功王卜之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吉使帥師取陳麥秋七月已

邠楚公孫朝帥師滅陳○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楚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

服隨唐大啟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楚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滅申息以為縣朝陳蔡封

畛于汝開封畛也至汝水○王與葉公葉公子高枚卜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以為令尹沈

尹朱曰吉過于其志望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過相將為王也他日改卜子國寧也子

西之子而使為令尹

僖三十年左傳晉侯文秦伯穆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佚之孤燭



之武皆鄭大夫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夜繼而出緹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

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謂秦越國以鄙遠鄭在東秦在西晉居其間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

而難保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安用滅鄭而其土地陪益鄰國鄰謂晉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

鄭以為東道主鄭在東故言東道主行李使人之往來共其乏闕也言共其舍君亦無所

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而夕設版焉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

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疆也鄭既滅鄭以其土地又欲肆申也其西封又欲

其西方之封工若不闕猶削也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

逢孫揚孫三子秦大夫戍之乃還反為鄭守○僖三十三年左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

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請三帥孟明等曰使歸

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使秦君得快意戮之若何公襄許之秦伯穆素服郊次待之於郊鄉師而

哭曰大夫何罪孟明何罪之有且吾不以一肯掩大德三帥皆賢吾終不以一敗之小過而掩其終身之大德文元年

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穆曰是敗也殺之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

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穆罪復使為政二年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

晉侯禦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穆猶用孟明不以孟明再敗猶用之以為政孟明增修

國政重施於民益修治秦國之政事厚施恩惠於民欲用之以報晉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

郊王官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埋藏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

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徧也也不徧以一惡棄其善與人之壹無二心也孟明之臣也其不

解不以敗軍而解生解怠之心也能懼思知懼而思改其所行為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

也

襄二十九年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闔吳則越俘之足以為闔人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闔

以刀弑之言以刀明近刑人○昭二十九年左傳員子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子僚公子光

闔廬也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復也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弑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議而員亦

知也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退居邊鄙乃見鱄設諸馬鱄諸勇士而畊於

鄙二十七年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堀地為室而享王鱄設諸宣劔於魚中以進全魚炙故可寘

春

任



進以抽劍刺王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以鮒諸子為卿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邑皆楚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沈尹

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前○昭三十年左傳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定四年公羊曰伍子胥父誅乎

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賢士之甚也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

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與師必須因事者其義可

得因公託私而以匹夫興師討諸侯則不免為亂矣故曰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

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

時若是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哀元年左氏曰伍員曰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皆得其人親不棄勞誠則不遺

小勞

昭三年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相親以殺公之

外嬖公懼奔齊胡氏曰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不則是忽其陪貳以

自危矣晉厲公殺三卻立胥童而弒於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弒於趙村衛獻公殺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

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定元年左傳周鞏簡公周卿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異族二年鞏氏之羣子弟賊簡

公傳言棄親用疎所以敗也信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公羊曰夷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也季氏之孚

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昭二十六年左傳齊侯將納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使公子鉏齊大夫使帥師從公成孟氏大夫公孫朝謂平子季平



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言國之有都邑將以為國之屏衛也請我受師請以成邑許之請納質恐見弗許

曰信女足矣○定元年左傳叔孫成子叔孫嫪之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晉竟內邑 昭二十八年公如晉次

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言子家羈數諫昭公言我之事未嘗不中吾志也其所言皆與我志合吾欲與

之從政我欲用之使助為政子謂叔孫必止之必留子家子勿聽其去且聽命焉諸臣之去留皆諮問於子家子聽從其命令

家子不見叔孫易幾哭會也而哭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

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為卿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託辭以距叔孫叔孫使告之

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逐季氏若公子宋昭公弟主社稷則羣臣之願

也使不敢叔孫成子名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

則貌而出者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入可也寇而出者與季氏為寇讎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

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定八年左傳陽虎欲去三桓孟叔季三族皆出自桓公號三桓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林楚御桓子桓子咋暫也謂林楚覺其景象頓異乃咋謂林楚曰而

汝先言汝之先人皆季氏之良也皆季氏之良大夫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對曰臣聞

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齊人為是來歸之○定十二年胡氏曰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

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

也而問于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

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

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

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哀三年左傳季孫桓子意如有疾命正常桓子之寵臣曰

無死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勿從已死南孺子季桓子之妻之子男也言若生男則以告而立之告公而女也則

肥康子也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

夫子謂季桓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正常自稱以為養馬之僕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

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辟位也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



討殺 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哀八年左傳吳伐我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

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為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獻于王吳夫差王曰此同車同車能俱死必使

能是國能使人國未可望也不可望得吳人盟而還○哀十一年左傳季孫康子欲以田賦言不識其法

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卹不識也言不識其法

三發三發問卒卒終也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不答而私於

冉有曰君子之行事行政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卹亦足

矣卹卹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

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左傳註魯非無壯士

但季孫不能使○哀十三年經註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十二年十二月魯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司歷

過而不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魯實十一月○哀二十七年左傳越子使后

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

皆從后庸盟康子病之耻從蠻夷盟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不及與越盟蓋子贛十二年嘗辭吳盟故思

之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贛臨難而思之

襄二十二年左傳十二月鄭游販公孫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歸其家者而

以館于邑奪其妻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即游販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游販而立

大叔販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襄二

十五年左傳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酸蔑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

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鷹鷂之於鳥雀見則必逐為政之於不仁見則必誅子產喜以語

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襄二十九年左傳葬靈王十二年

八年靈王崩鄭上卿有事時鄭簡公在楚鄭上卿有居守之事夏四月葬楚康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印段年少官卑

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官卑年少猶愈於不往也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

何常之有供王室之事無有曠失足矣亦有何常法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衰○襄三十年左傳鄭子皮

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偏偏近公族甚大而不可為治

也子皮曰虎子皮帥族以聽命誰敢犯子子產為政有事伯石公孫段有



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為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

不能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若人皆得其所欲而要其成要責其成功非我有成其在人乎

事既有成乃出於我豈在於他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

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為和順四國何尤怪也焉鄭書鄭國史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

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終也與之○襄三十一

年左傳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

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凡諸侯之臣族姓之同異班位

之高下人物之貴賤才具之能否皆能辨別而又善為辭令長於應對裨諶能謀謀於野寬閑之野則獲其謀於

邑喧囂則否此其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

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

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尹何年少未知可

否子皮曰愿謹善也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謂尹何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

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

多自傷折則棟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棟所以架椽也棟折椽也崩棟

崩壞屋壞則人將覆壓僑將厭焉故言僑將壓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裁也焉大官大

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

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習也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

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

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

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

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

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子面不如吾面吾心豈如子心安抑心所謂危亦以告

也抑我心以此事為危而不安則亦不敢不告於子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昭五年左傳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自為逆也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



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定九年左傳鄭駟歆殺鄧析鄭大而用其竹刑欲

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君子謂子然即駟於是不忠殺賢能不苟有可以加

猶益也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棄不責其邪惡也靜女詩邶之三章靜女三取彤管焉雖說美

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竿旄詩邶何以告之取其忠也錄竿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

見采而鄧析不以善存身故用其道不棄其人以其道可為世用如彤管素絲之類詩召南云蔽

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

勸能矣傳言子然嗣大叔為政鄭所以衰弱

襄十九年左傳齊侯靈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兄子鬻聲姬顏懿皆二姬母姓

謚生光以為太子諸子諸妾姓仲子戎子二子皆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仲子

子嬖幸故以所生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齊侯遂東太子光廢而從使高厚傅牙以為大

子光殺戎子齊靈公卒莊公光也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邱○襄二十七年左傳

齊崔杼生成及疆先取妻生子而寡偏喪曰寡娶東郭姜事在二十五年生明東郭姜以孤

無父入以先夫之曰孤曰棠無咎棠公與東郭偃東郭姜相崔氏崔杼既取姜遂以

崔成有疾惡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欲居崔邑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子曰崔

宗邑宗廟也必在宗主謂崔成與疆怒將殺之殺偃與告慶封曰夫子謂崔之身亦

子所主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崔氏諸莫得進進矣大恐害貽夫子敢以告崔慶

一體故敢以此告之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見慶封慶封使

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東郭縊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

歸之癸為崔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秉○襄二十八年左傳齊慶封

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慶封政慶封當國不自使諸亡人辟崔氏難得賊者以告而反

之能捕執得盜賊以賊告而反其身使以功贖已罪故反盧蒲癸莊公黨以即慶舍○癸言王

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癸使執寢戈親近而先

後之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臨祭盧蒲癸王何執寢戈執親兵以盧

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慶封遂來奔○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公

孫火徑專頌求

卷六任用

三



子札來聘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

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

子高子之難雅高尾之難八年在昭 ○哀十四年左傳初陳豹欲為子我止臣使公孫言已言已介

已有喪而止既也終喪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肩背望視目望事君子謂關必

得志必得君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詐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言

族何害在我子之意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

成六年左傳楚子重伐鄭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

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楚二縣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欒書武子將許之知

莊子荀荀范文子士欒韓獻子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子重還師吾遂至於此

是遷戮也吾遂事侵蔡以至於此是戮而巳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

雖克不令不可以號成師以出六軍而敗楚之二縣以大小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

齊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

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中軍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子之佐六軍之十一人

其不欲戰者三人知范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洪範曰三人占若使三人從二人

二人言吉一人言凶當從二人所言眾故也武子曰善鈞等從眾言所見皆善鈞等如夫善眾之主也

人心所同然者善故曰眾之主也三卿皆晉之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得○成八

年左傳晉欒書侵蔡六年未遂侵楚獲申驪楚大楚師之還也謂六年遇晉侵沈沈

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君子曰從

善如流如流水宜哉宜有詩大曰愷悌君子遐遠不助語作人言文王能求善也夫

作人斯有功績矣○襄三十年左傳晉悼夫人食輿衆人之城杞者城杞在絳縣人

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以無子息故自受役向自有與將有疑年見其年老使

之年使言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夏正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

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其末至於今自甲子甲戌至癸未吏走問諸朝皆不知師曠

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七十三年矣自乙巳至今



四年而言七十三史趙晉大夫曰亥有二首六身古亥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以二為首以六為身

身下亥字上二畫豎置是其日數也此是老人始生至今之日數也蓋以二首為二萬六身為六千六百六十日也士文伯

士弱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此說四百四十五甲子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之日數四百四十五甲子今得二萬六千七百

十日實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也也名之而謝過

焉趙孟以老人為賢故名而見之且謝己不知人之過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也用吾子

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

君復陶復陶主衣以為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以絳縣輿尉之官役使孤老而廢其職於

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薄也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

伯士文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

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

昭二十一年左傳初齊豹齊惡之子為衛司寇見宗魯於公孟薦達也孟靈公兄為驂乘焉為公孟驂乘

襄二十二年左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祿少而馬多蓋觀起恃其寵愛

招權納賄所致言子南偏寵觀起今富楚人患之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車裂以徇觀起於四竟復使遠子馮

為令尹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

於人中申叔辟遠子不欲與語又從之遂歸申叔遂歸其家退朝見之遠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謂

叔不應入人中遂歸凡三困辱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言

與子何敢告子故不敢與子語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

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遠子聞申叔之言惶懼自御其車而歸意不在御故不能當道至遠子馮歸謂八人者曰

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謂申叔也則可不

然請止止不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昭二十七年左傳郤宛楚左尹直而和以

事君以和接類國人說之鄔將師為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

無極譖郤宛焉令尹炮之炮燔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陽句與其弟完及佗與

晉陳楚大夫皆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鄔氏費氏自以為王專裒楚國弱

及

及

及

及

及

及

及

及

及



寡王室蒙欺也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楚卻宛之

難國言未已進胙國中祭也者莫不諂詛也令尹沈尹成言於子常九月己未子常殺費

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諂言乃止○定四年左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

十一月庚午二師吳楚師陳于柏舉吳師大敗之左司馬戍及息汝南新息也而還聞楚敗

敗吳師于雍滋傷司馬先敗吳師而身被創初司馬臣闔廬司馬嘗在吳為闔廬臣故耻為禽焉是以今耻于見禽

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言我若戰死誰能取吾首以免吳句卑吳人為司馬臣曰臣賤可乎言我賤人也可用乎司馬

曰我實失子失不知子賢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劉而裹之司馬已死到取

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哀十六年左傳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

又辟華氏之亂于鄭在昭二十年又適晉與晉人謀罷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復子建待

之如初時晉人使謀于子木即建也請行罷鄭之期請行而期焉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

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葉公子高沈諸梁也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

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不為害人之事舍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為藩屏之衛葉公曰吾聞勝也

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私謀復言乎復言非信也期也死非勇也

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楚邑也楚邑宰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

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

人在此讎不遠矣比子西于鄭人言我欲復讎不遠在鄭而近在子西矣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

### 考績

### 事類

### 傳

昭二十五年左傳初臧昭伯如晉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居會臧會伯從弟請往代家老行

逸奔邱邱魴假邱邑大夫使為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焉計於季氏送計簿於季氏

### 起復



事類

傳

莊十六年左傳子國即為國周大夫作亂殺夷詭諸周大夫周公忌父王卿士出奔號辟子國之難

惠王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而復之○文十年左傳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十

年狄滅溫蘇子蘇衛今復見蓋王復之○成十一年左傳周公楚惡惠襄惠王襄王之族之偏也且與伯與周

士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晉地王簡王簡使劉子復之○襄十年左傳王叔陳生與伯二子王

卿士爭政王右助伯與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欲奔王復之殺史姁以也

也也馬不入遂處之處叔○哀十五年年左傳孔惺立莊公也崩也十六年衛侯使鄆武子

肸衛大夫告于周曰崩曠得罪于君父君母通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

河上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敬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

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言天

爾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莊十六年左傳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桓十五年鄭祭仲殺雍糾逐厲公今厲公返國祭仲已死故治與於殺糾逐君之亂

者公父定叔共叔段之孫出奔衛三年而復之復名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不可

之祀叔段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數始於一盈於十故以盈數為良月○襄三十年左傳豐卷

張將祭將祭於家請田焉請田獵以供祭弗許曰唯君用鮮鮮野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為足子張怒退

而徵役名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

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

成十七年左傳齊慶克慶封通于聲孟子齊靈公母鮑牽鮑叔牙之曾孫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

克而謂之名慶克而告之使改其所為慶克久不出慙卧於家夫而告夫人曰國子謫遣責我夫

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高無鮑鮑牽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孟子

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頃公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崩斷鮑牽而逐高

無咎無咎奔莒高弱無咎子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牽之弟而立之○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請於諸侯遂如盧師殺



慶克以穀叛疾克淫亂故殺之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國佐告難

于晉使以高氏難告晉待命于清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成十八年左傳齊為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殺慶

克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華免齊大夫以戈殺國佐于內宮夫人之朝使清人殺國勝

國弱勝之弟來奔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封佐皆慶克子既卒事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

也佐之罪不及不祀○襄二十八年左傳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買在

句瀆之邱在襄二十一年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還其邑焉

莊十二年公羊曰萬宋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

歸及為大夫於宋○昭二十年左傳宋元公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夏六月丙

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

癸卯取大子欒景公也與母弟辰公子地皆元公弟林註辰地皆大子欒兄弟以為質向寧欲殺大子

華亥使少司寇華亥庶兄以歸以三公子歸公也公子既入華攄將自門行從公門去公遽見之執

其手曰余知而女無罪也入復而所所居官○哀十七年左傳宋皇瑗之子麋有友曰

田丙而奪其兄鄒般邑以與之奪鄒般邑以與田丙鄒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

不與亂故存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十四年向公執之執麋皇瑗奔晉執其子

禍出召之台令還本

宣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鄭地晉師敗績左傳秋晉師歸

桓子林父請死晉侯景公欲許之士貞子士渥濁諫曰不可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宣

十六年左傳為毛召之難在前故王室復亂毛召之黨欲報仇故復亂王孫蘇奔晉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

奔晉人復之○成十七年左傳胥童胥克之子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公厲使辭於二

子辭謝書曰寡人有討于郤氏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犇郤至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胥童劫而執之

故云其復職位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已故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

欒書中行偃使程滑晉大夫弒厲公

宣十三年左傳清邱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邱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

將加而師孔遠衛正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自殺以說晉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

水火歷傳頁

卷六起復

一



說于晉而免以殺告故衛人以為成勞以有功復室其子以女使復其位襲父○成

十四年左傳衛侯如晉晉侯厲強見孫林父焉七年衛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出奔晉定公不可夏衛

侯既歸晉侯使卻犖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定公夫人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

嗣也林父孫良夫之子是衛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違大國必雖惡之不猶愈於

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不激晉伐則為安民赦衛侯見而復之復

父○哀十一年左傳冬衛大叔疾即齊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宋人仕衛其弟所

女之弟嬖子朝出奔孔文子孔使疾出其妻而妻之自以其女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

弟寘於犁衛而為之一宮別為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孔

子遂奪其女或淫于外州衛邑大叔疾或外州人奪之軒車以獻耻是二者大

疾以奪妻奪故出衛人立遺疾之弟使室孔姑孔文子之疾臣向魍為宋向納美珠焉

與之地鉏宋及桓氏即向出在十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聽使○哀十八年

左傳衛石圃衛逐其君起公子起起奔齊齊所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以圃逐兩

○莊公而復石彘與大叔遺皆蒯瞶

宣四年左傳楚子莊與若敖氏若敖楚之戰于臯澣楚遂滅若敖氏箴尹官克黃子

之子子揚使於齊還及宋聞亂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即司寇子文子良皆

之子子文之子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使克黃復其所改命

曰生易其名也○昭十三年左傳平王封陳蔡立陳惠公吳于陳蔡平公廬于蔡

復遷邑九年遷許于夷遷城父人於陳遷宥罪舉職修廢○昭二十年左傳王平執

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時建居未至而使遣之奮揚時在楚受命未至城

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示不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

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此曰字下一句乃楚平事建如事余臣不佞

也不能苟貳苟且而奉初以還奉初命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

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雖欲逃避王曰歸從

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昭定五年左傳王昭之奔隨也四年吳將涉於成曰江夏竟陵

春秋經傳類考

卷六

起復

三



尹亶楚大夫涉其帑先在白水不與王舟及寧安定王欲殺之子西日子常唯思舊怨

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過也我用此以識前日之過

文元年左傳殺之後在僖三十三年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穆公曰是敗

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臯也周芮良夫之詩詩大雅周大夫芮伯刺厲王曰大風

有隧蹊徑貪人敗類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眾物所在成蹊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

言聞之若醉得道聽途說之言則喜而答對匪用其良覆反使我悖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為悖亂是貪故也孤之謂

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 放黜削奪

### 書法

稱國以放宣元年胡傳稱國以放放無罪也宣元年穀梁傳放猶屏也宣元年穀梁傳放者受罪黜免宥

之以遠宣元年經註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近正也宣元年公羊傳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或以

為近正非矣宣元年胡傳惡其放有罪故言師昭八年穀梁傳復稱公子兄已卒昭八年經註不書遂君

之賊襄十四年經杜註

### 事類

### 經

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左傳文十二年秦為令狐之後故冬

秦伯伐晉晉人禦之令狐後在七年交綏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

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慙也缺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

常懼我也將遁矣薄迫也諸河必敗之胥甲胥臣子趙穿趙夙庶孫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

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宣元年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胥甲文十二年不肯薄秦於險胥甲趙穿當軍門呼今胥甲獨當罪想趙穿以晉君之婿又趙之

側室故趙盾庇之而立胥克甲之子公羊曰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

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繫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



得凶是也自嫌有罪當誅除也故三年不敢去以待放爾也穀梁曰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胡氏曰放猶羈

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

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秦晉戰于河曲撓史駢

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貶可也而獨放胥

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

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公子駒之黨

于吳二年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駒以說

昭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復稱公子放之于越陳哀公元妃鄭姬

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

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公子勝愬

之子楚公子留奔鄭公子穀梁曰惡楚子也惡其放有罪故實是楚子而言師

襄三十年左傳及靈王崩二十八年儋括王儋季周靈王弟其子括欲立王子佞夫靈王子弟戊子儋

拊圍為周邑逐成愆為邑大夫○昭二十二年年左傳王子朝景王之庶子賓起子朝之傳有寵於景王

王與賓孟即起也說之欲立之王語賓孟欲立子朝為大子劉獻公劉之庶子伯益摯劉事單穆公

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子朝有欲位之言以為亂願去之夏四月王田

北山洛北芒也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知單劉不從立子朝欲曰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於榮

錡氏榮錡澗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益獻公之庶子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猛

猛次正故遂攻賓起殺之朝故盟羣王子于單氏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丁巳葬景王王子

朝因舊官百工百官也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靈王景王之孫以作亂帥郊要餞三邑之地

甲以逐劉子逐伯益壬戌劉子奔揚周邑單子逆悼王子猛也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子朝也夜

取王以如莊宮不欲使單子得癸亥單子出失王故羣王子追之羣王子黨子朝單

子殺還姑祭弱駿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子朝奔京其黨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已

丑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句即位二十三年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氏之邑丙戌單子從

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辟子朝出



居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名伯盈也南宮嚚以甘桓

公見王子朝戊午王子朝入于鄆言子朝稍強二十六年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七月晉知

躒趙鞅帥師納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郊子朝邑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

晉師克鞏知躒趙鞅之師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王子朝及召氏之

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隱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胡氏曰隱公即位十有一年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

君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掩矣○文十八年左

傳莒紀公生大子僕紀號也莒夷無諡故有別號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

因國人國人之怒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

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未見公而文子出之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

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有禮謂恪守名分盡敬於

所事之君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盡其心力而養之見無禮於其君者無禮謂奸犯名分恃亂於所事之君誅之

如鷹鷂之逐鳥雀也盡其心力而搏之先君周公作誓要信也命曰毀則壞法也為賊掩匿也賊為

藏竊賄則為盜盜器國用也為姦主藏之名以掩賊也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為大凶德毀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之法有常刑有常則故為大凶德無赦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孝敬忠信為吉

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

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域也保而利之保其人而利其物則主藏也則是我有以訓則昏教訓

則為民無則焉無一事可為昏亂民人之法則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莒僕不居於孝敬忠信之善而皆在於盜賊藏姦之凶德

是以去逐去之昔帝鴻黃帝氏有不才子謂之渾敦謂渾敦渾敦少皞之號氏有不才

子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檮杌謂無儔匹之貌緡雲黃帝時官名

氏有不才子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舜臣堯流四凶族案四凶罪狀而流放之投棄諸裔遠也

四以禦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使當魑魅之災是以堯崩而天下如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

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舜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

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史克激稱以辨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惡有過辭蓋事宜



也 ○宣十八年左傳公孫歸父襄仲子 東門襄仲即公孫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

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欲藉晉之力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

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

援也季文子怨歸父臧宣叔文仲子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

之許其名請去之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已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遂逐東門氏 ○成十六年左傳宣

伯即僑通於穆姜成公母欲去季文獻子而取其室將行成公將去穆姜送公而使逐

二子宣伯使告卻犇而訴猶譖也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

鄭將行姜即穆姜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公逐季孟宣伯使告卻犇請止行父季文子也而殺之九月

晉人執季文子于莒邱用僑如之譖公還待于鄆魯西使子叔毅伯請季孫于晉乃許魯

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僑如奔齊經杜註公未歸命國人逐之 ○昭

四年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適齊娶於國氏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暨

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欲使孟不肯使拘而殺諸外殺孟丙牛又強與仲盟

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萊書公御士名觀於公仲兵之私進公與之環賜玉使入

牛以賜環入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而何叔孫曰何為怪牛曰不見

自見矣言仲已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 ○昭十四年左傳南蒯南蒯之子

孫費之將叛也叛季孫在十二年盟費人要費人為盟以叛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偽廢疾使請於

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也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

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以作亂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

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言將叛之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遂奔齊

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二子既逐南蒯乃奉費邑歸之于魯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

雩公羊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 ○左傳叔孫昭子豹之庶子如闕魯公

孫于齊次于陽州昭子自闕歸見平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

傷乎隱十一年胡氏曰季氏逐昭公殺務人而立宋 ○定五年左傳陽虎囚季桓子

及公父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亦季氏家臣以其不順已故 冬十月庚寅



逐公父歆即文伯也及秦遄平子姑壻也皆奔齊傳言季氏之亂

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胡氏曰按左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

知之以告仲殺雍糾公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閔二年鄭棄其師公羊曰鄭伯

惡高克使之將使將師救衛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宣三年左傳公鄭文公逐羣公子○

宣十年左傳鄭人討幽公靈公初謚幽公之亂斲子家歸生之棺斲薄其棺不使從而逐其族

以四年弒君故也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襄三十年左傳豐卷字子張將祭於家請田焉請田獵弗

許曰唯君用鮮野獸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為足子張怒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

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鄭伯有者酒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前年既和今又

欲強使子皙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昭二年胡氏

曰鄭駟黑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昭元年左傳鄭徐吾犯鄭大夫之妹美公孫楚

子南穆公孫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鴈納采也焉用雁犯懼告子產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

皆許之子皙公孫黑威飾入布幣布陳也而出于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又自房觀

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適子南氏子皙怒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

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交道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大夫皆謀之于產

曰直鈞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皙直也勿賤有罪罪在楚也子產力未能討故乃執子南而數之

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犯也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

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謂傷人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

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畏也不事長也兵其從兄子皙子南之從父兄也而以兵傷之不養

親也君曰稱鄭伯之命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宥放汝於遠地勉速行乎女可自勉速行遠去無重而罪無增

重汝之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游楚即公孫楚子南也

莊四年胡氏曰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襄公之罪著矣

○宣十年左傳齊惠公卒崔杼齊大夫有寵於惠公高國高國二家齊正卿畏其偏也公卒而

逐之奔衛非其罪也○成十七年左傳齊慶克慶封父通于聲孟子齊靈公母與婦人蒙衣

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冒乘輦而入于閤閤鮑牽鮑叔牙之曾孫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名慶克而謂



之告之使改 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

客蒐索備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項公秋七月壬寅則斷足鮑牽而

逐高無咎無咎奔莒○襄十九年左傳齊侯靈公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兄子曰姪

聲姬顏懿皆二姬母姓因生光以為大子諸子諸妾姓仲子戎子二子皆戎子嬖仲

子生牙屬諸戎子仲子以戎子嬖幸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齊侯遂東大子光廢而

鄙齊侯疾崔杼微逆光崔杼使微服疾病而立之靈公疾病而光殺戎子夏五月壬

辰齊靈公卒莊公大子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邱二十一年齊侯莊公使慶佐崔杼

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邱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

言莊公斥逐親戚以成崔○襄二十八年左傳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慶封政

則以其內實寶物妻遷于盧蒲癸慶封屬氏易內而飲酒數日交易其內人而國遷

朝焉就於盧蒲及慶氏亡釋放盧蒲癸于北竟○襄二十九年左傳齊公孫董子公

孫鼃雅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放者宥高止好以事自為功好掠人之善且專專

難及之禍難及○襄三十一年左傳齊子尾即公害閭邱嬰以閭邱嬰欲殺之欲以

嬰使帥師以伐陽州魯地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夏五月子尾殺閭邱嬰以說于我師

言伐魯者工儂灑消竈孔虺賈寅四子嬰出奔莒出羣公子○昭三年左傳齊侯景

田於莒齊東盧蒲癸見癸慶封之黨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短余奚能為自

衰老不能復為害公曰諾吾告二子子雅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謂盧其髮

短而心甚長其髮雖短而心其或寢處我矣襄二十八年盧蒲癸謂子雅子尾譬如

以此為對九月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恐其復○昭八年左傳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

也樂施欲治其室欲并治子丁丑殺梁嬰子尾八月庚戌逐子成項公子子工成之弟

子車項公之孫捷也三皆來奔○哀十四年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子我有

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陳悼之驟顧諸朝心不安故子我歸陳氏追之殺諸郭

關齊閔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陳逆子行陳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于道子

取道中及彫象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

行人車

水火經專頁定

卷之九 放黜削奪



隱三年公羊曰宣公謂繆公宣公之弟曰以吾愛與夷宣公之子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

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

爾為吾子生母相見死母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

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

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

國乎與夷○文十八年左傳宋武氏之族宋武公之子孫道昭公子文公弒昭公故武族將欲因其子以作亂

奉司城須文公弟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文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戴族華莊莊族公樂也孫師也

桓桓族向魚鱗蕩也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華耦也之館遂出武穆之族穆族黨于武氏故○襄六

年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親習也長相優調戲也又相謗也調戲之過也子蕩樂轡也怒

以弓楛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楛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司馬而楛於朝難以勝矣言其懦弱

不足以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言樂轡與華弱相狎相優其罪本同一逐一否其罰乃異非刑也非用刑

道樂轡專輒以弓楛戮華弱於朝罪孰大焉無君之罪孰大於此亦逐子蕩○昭六年左傳宋寺人

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媚大子柳聞之乃坎掘地為坎用牲埋書

用牲埋盟書詐為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

有焉遂逐華合比○定九年左傳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六年晉人執宋行人

樂祁犁八年樂祁歸卒于大行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向戌曾孫如晉盟且逆子梁即樂祁之尸子明樂祁之子

也謂桐門右師右師樂大心也出右師往到子明舍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忿其不逆父喪因責

其無同族之恩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歸故不廢樂言樂祁之喪未歸故不廢樂既而告人曰已子明衰經而

生子余何故舍鐘言生子罪重不廢樂罪輕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景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

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僖二十八年公羊曰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父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

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衛侯得反

曰叔父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逐衛侯而

立叔父使人兄弟相疑文公惡衛侯大深愛叔武太甚使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成四



年左傳晉趙嬰趙盾弟通于趙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五年春原原屏李放趙

宥之以遠也放者諸齊○成十八年左傳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晉大夫弑

厲公使荀營士魴逆周子悼公于京師而立之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盟逐不臣者七人

夷羊五之屬十七年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襄十四年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

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在十一年也秦人毒涇涇水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乃命大還晉人謂

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欒鍼欒厲弟也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

謂厲將下軍於戎路敢不耻乎與士鞅士鞅士句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厲謂士句曰余

弟不欲往而也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欒厲

誣逐士鞅也士鞅奔秦○襄二十一年左傳欒桓子欒娶於范宣子士生懷子盈范鞅士

子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厲疆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十六年士鞅欒盈而不

相能桓子卒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與其老欒氏之家臣也州賓通懷子患之祁懼其

討也懼其治州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徵范鞅素怨懷子懷子為下卿下

佐宣子使城著晉邑在下易逐而遂逐之○定十三年公羊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

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

無君命也

桓十六年左傳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衛侯奔齊經社註明

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莊五年冬伐衛公會齊人宋人納惠公也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

諸侯抗王師而納惠公也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衛大夫于秦宥之以○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

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

孟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人以其君

出其君以自解說于晉○襄十四年經社註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二十五年公羊傳註時

衛侯為剽所篡逐○定十三年左傳及文子衛公叔文子卒衛侯靈始惡於公叔戌

文子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靈公夫人南子之黨宋朝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十四

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大子前奔宋盡逐其黨○哀十五年左傳衛孔圉文



也取大子蒯賸之姊孔伯生理孔文子卒孔惺立莊公蒯賸十六年衛侯飲孔惺酒于

平陽重酬之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慙負孔惺不欲令人見載伯姬于平陽而行孔惺被遣載其母俱

去○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于大叔僖子大叔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

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夢而言乃逐大叔遺○哀十七年左傳晉趙鞅使告于衛

曰君之在晉也志父趙鞅名為主言我實主莊公請君若大子來來朝以免志父免我于罪不然寡君

其曰志父之為也恐晉君謂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椽之椽訴父欲速得其處夏六月趙鞅

圍衛冬十月晉復伐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哀十八年左傳夏衛石圃衛卿石惡從

子逐其君起公子起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哀二十五年左傳公衛侯之入

也在十年奪南氏于南之子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公文之車于池

公有忿使人殺初衛人翦夏丁氏一年以其幣賜彭封彌子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

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斯少畜于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父公

使優狡伴優也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使俳優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鞮而登席

公怒曰必斷而足公孫彌牟喪邑者公文要失車者司寇亥奪政者司徒期得罪者因三匠父役者與拳

彌優狡者以作亂謀以攻公公為支離陳名之卒因祝史揮衛祝史以侵衛懿子知之知

為內見子之公孫彌牟文子也請逐揮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難面逐之先逐其家

昭二十一年左傳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蔡隱大子之子平侯而謂蔡人曰朱不用

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蔡侯朱經杜註朱

為大子則失位遂微弱為國人所逐○哀四年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二年蔡遷于州來承

楚言音懲蓋公孫翩蔡大夫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翩以矢自守其門眾莫敢進文

之鏃蔡大夫後至曰如牆而進使眾人並行如牆俱進多而殺二人翩以兩矢多則殺二人少不能也錯執弓而

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盱即霍也皆弒君黨

哀十一年左傳陳轅頰出奔鄭初轅頰為司徒賦封田封內之田悉賦稅之以嫁公女有餘以

為已大器鍾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以稻米為醴酒梁糗乾飯以梁服

脯加薑桂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所鑄大器方成即具此醴糗之屬曰何不吾諫對曰懼



先行恐言不從

僖元年公羊曰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昭二十三年左傳莒子庚

與虐而好劔苟鑄劔必試諸人必以人試劔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莒大夫帥國人

以逐之齊人納郊公著邱公之子十四年奔齊

桓三年左傳芮國名伯萬萬芮伯名之母芮姜姜母之姓惡芮伯之多寵人也以芮伯內寵外寵皆非賢德之人

故逐之逐芮伯出居于魏

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

寵人冬燕大夫比相親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昭十五年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聲子朝之子蔡大師子朝聲子之在蔡也欲去之乃

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請求又謂

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

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平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君

不及此文謂無極何故去之何事使蔡人逐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非不欲善吳然而前知其為

人之異也言其多權謀吳在蔡蔡必速飛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強而背楚去吳所以剪其翼也

莊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羈蓋曹世子也出奔陳胡氏曰以微弱不能君故為戎所逐爾

○桓五年左傳王桓奪鄭伯政奪不使知王政鄭伯莊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

敗祝聃射王中肩○莊十九年左傳及惠王莊王孫即位取為國之圃圃也苑也

伯周大夫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惠王又取邊伯之宮室以益王之宮室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三子周大夫

田而收膳夫石速也之秩祿也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

二邑以與鄭自不和○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杞稱伯者蓋為時王所黜○成十七年公會尹子單子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單伯稱子蓋降爵

閔二年左傳初公傅奪卜齋魯大夫也田公不禁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傅而遂成其意以奪齋田秋八月辛丑

共仲即慶仲使卜齋殺也公于武闈宮中小門謂之闈齋忿○昭二十九年左傳公

齊火經專頁末



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名玉於齊侯遂入羔裘公衍遂以羔裘繼入為獻齊侯喜與之陽穀邑公衍

公為皆昭之子之生也其母偕出其初生時二母同出之產舍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

與偕告留公衍母使待已共白公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先告故公為為兄而公衍反為弟公私喜

於陽穀昭公私以得陽穀為喜而思於魯且追思失魯之禍曰務人也公為也為此禍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且後生

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天子

襄十年左傳初子駟公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諸侯伐鄭而黜其車以私師于牛首

憾黜尉尉止獲獲囚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

不使獻所獲○昭十六年左傳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於桑山斬其木

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養護令繁殖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莊八年左傳僖公之母弟同母曰夷仲年襄之叔父也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

禮秩品如適一如適子○襄公絀之襄公既立而黜滅其恩數二人連稱管至父因之以作亂因無知之怨而

十二月遂弑之而立無知○定十三年左傳春齊景侯衛侯次于垂葭實耶

氏番葭改名耶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齊大夫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

數日而後及絳傳車告晉亦必數日而後至晉之絳都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晉自絳都非九十日

不能出河而救河內則大夫乘軒皆收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欽之以示薄罰唯邴意茲

乘邴以其言當

襄二十七年左傳宋向戌合左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

名欲獲息民之名為會於宋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宋城之外宋左師請賞曰

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以賞典示宋子罕子罕曰凡諸

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

以存也此大小所以常安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此大小所以至滅亡也天生五

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

人謂湯武以興亂人謂桀紂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

子以誣道蔽諸侯以誣罔之道欺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

水火經專頁定



之削賞左師之書

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圍曹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大夫者

三百人也言其無德居位者多且曰獻狀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殮壁之施

魏犇顛顛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故怒言從亡之微施魏犇勞苦尚不圖謀何有於報人之微施魏犇

羈氏魏犇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文公欲討其違命而愛其有材力使人責

問魏犇且視其傷曾之病將待其復命而殺之言不以病故自安寧也魏犇東曾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

趙越也蓋距地向三百猶勵曲踊也三百凡三次勉勵而為之乃舍之文公以其有禮乃赦不殺顛

顛以徇于師立弁之僑故號臣閔以為戎右魏犇而黜其職蓋赦○文二年左傳及秦

師戰于彭衙秦師收績戰于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原前時事並在僖三十三年戰之明日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刀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獲也之囚上

駒失戈故言禽之生死皆口禽以從公乘因代萊駒為右與公乘戰遂以為右襄公喜其勇箕之役在僖三十三年先軫

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未得可死處其友曰吾與女

為難欲共殺先軫曠曰周志周書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

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共用死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言今死而不義更成無勇

宜見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

以其屬屬屬已兵馳秦師死焉○宣八年左傳晉克有蠱疾感以喪志卻缺為政秋廢晉克

成十七年左傳晉董晉克之子以晉克之廢也宣八年卻缺廢晉克怨卻氏○襄二十六年左傳春

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修會夷儀歲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答秦命行人子朱子朱亦晉行人曰

朱也當御御進也言次當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也朱於朝謂三不應

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也成也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

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謂子朱之為行人常變易其往來之言姦凡持姦邪之心以事君者吾所

能御也我之所能御止不畏也拂衣褰裳從之人救之○襄三十年左傳林註趙孟趙武以老人

絳縣人為賢故召而見之且謝已不知人之過以絳縣與尉之官役使孤老而廢其職

○昭三年左傳叔向曰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欒卻胥原狐續慶伯八姓晉舊臣之族也降在



阜隸賤官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定元年左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

之大夫于狄泉在王城東將以城成周魏獻子屬役以役事託之也於韓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及原壽過

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火田并見燒也還卒於甯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柏椁示貶以其未復

命而田也范獻子范鞅

哀十一年左傳悼子大叔疾衛侯即位故夏戊悼子之甥為大夫悼子亡出奔宋衛人翦夏戊翦

其爵○哀二十五年左傳公衛侯之入也在十年奪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邑而奪司寇亥政

○

文十八年左傳莒紀公紀號也莒夷無謚故有別號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

無禮於國僕因國人國人之怒以弑紀公弑其父○襄三十一年左傳莒犁比公犁比莒子密州之號

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立以為世子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

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展與立為君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女也展與吳出也昭元年左傳莒展

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羣公子怒展與故召欲立之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

吳吳外孫

襄二十二年左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即公子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

之觀起恃其寵愛招權納賄所致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車裂以徇觀起於四竟復使遠子馮為令尹有寵

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退朝見之遠子就申叔家見之

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

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遠子聞申叔之言惶懼自御其車而歸不能當道意不在御故不能當道至

遠子馮歸至其家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

子謂申叔也則可如夫子謂以義匡已不然請止止不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王安之

### 暴虐失道

### 事類

### 傳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 放黜削奪

暴虐失道

三



胡氏卷一傳曰及平王在位日久不撫其民至其晚年失道滋甚○隱三年胡氏曰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賄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隱三年求賄 桓王 桓十五年求車 桓王

文九年求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隱十一年左傳王桓取鄆劉為邾之田于鄭

金 項王而與鄭人蘇忿生周武王司之田 蓋蘇公受此田以為采邑蘇氏叛王 桓王不能有其田故以易四邑于鄭 溫原 蘇忿生之田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已弗能有

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桓曰況不禮焉鄭不來

矣○昭十二年左傳周原伯綏周大夫 原公也虐其輿臣輿衆 使曹 曹羣 也逃冬十月壬申朔

原輿人逐綏而立公子跪尋綏 弟 綏 奔 郊 周 地

莊九年胡氏曰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

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况洙乎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

知本也○莊二十八年胡氏曰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冬 築 郕

六無 麥禾則非人君之心矣二十九年胡氏曰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郕春新延既以

其用民力為已悉矣○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穀梁曰

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胡氏曰厲民也去國

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司樂則

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文十六年毀泉臺穀梁曰以文為多失道矣

自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昭二十五年樂祁宋曰魯君喪政四公矣宣

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昭二十九年冬十月鄆潰潰散 叛公穀梁曰潰之為

言上下不相得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桓十三年胡氏曰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齊僖公為無道恃強凌弱○莊

八年左傳初襄公立無常政令 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如葵邱期成公問不至請 代弗許是有慢易之心也亂將

作矣○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齊大 夫九年春雍廩殺無知○昭三年左傳晏子曰公

景棄其民棄民 不恤而歸于陳氏公聚朽蠹而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 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凍餒○昭十六

年左傳齊侯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 地徐人行成徐子及鄭人莒人會齊

公棄其民棄民 不恤而歸于陳氏公聚朽蠹而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 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凍餒○昭十六

年左傳齊侯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 地徐人行成徐子及鄭人莒人會齊

公棄其民棄民 不恤而歸于陳氏公聚朽蠹而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 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凍餒○昭十六

年左傳齊侯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 地徐人行成徐子及鄭人莒人會齊



侯盟于蒲隧鄭莒畏齊討已故賂以甲父古國之名之鼎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叔孫昭子曰諸侯

之無伯害哉為小國害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亢樂無

伯也夫○哀五年左傳齊燕姬景公夫人生子不成未冠也而死諸子庶公之子也鬻如景之妾之子

荼安孺子嬖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齊東鄙邑秋齊景公卒六年陳僖

子使召公子陽生景公之子冬十月丁卯立之使胡姬景公妾以安孺子如賴齊邑安號也去鬻

如使毛朱毛齊大夫遷孺子於駘齊邑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八年或譜

胡姬六年以安孺子如賴者於齊侯悼公陽生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十

年齊人弒悼公隱六年宋人取長葛鄭邑胡氏曰宋人殤公與夷恃強圍邑久役大眾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取非所

有其罪著矣又曰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

解矣其見弒於亂臣桓二年宋齊弒其君與夷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桓二年左傳宋殤公立十

十一戰殤公以隱四年立十戰皆在隱公世民不堪命宋之民皆不堪殤公爭戰之命○僖十九年左傳宋公襄公使

邾文公用鄆子于沙雎之社欲以屬東夷雎水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邾襄公圖霸故使邾殺

鄆子為犧牲以祭之欲微謂若魯廟用羊豕門司馬子魚公子目夷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小事不

用大牲謂若魯廟用羊豕門及夾室用雞之類而况敢用人乎齊桓公存三亡國魯衛邢以屬諸侯閔二年

僖城魯僖元年城邢夷儀二年城衛楚邱或曰城邢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今

城衛城緣陵也以存亡繼絕之義聯屬中國之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又用諸淫昏之

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恐其亡國經社註鄆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為罰已虐○陳穆公

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僖二十三

年穀梁曰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

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穀梁

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無人君之德耳殺其司馬

奔其司城無道昭公文十四年左傳宋高哀為蕭宋附庸封人以為卿仕附庸還升為卿不義宋公

而出遂來奔胡氏曰宋昭公無道文十六年左傳昭公無道夫人棄夫將使公田孟

春火經專頌求

卷之六 暴虐失道

春火經專頌求

春火經專頌求



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實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諸

祖母之稱。以及國人謂得罪於上下諸侯誰納我

僖十年左傳平豹平鄭之子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言晉惠公背秦穆之而忌小

怨忌里平之小怨而多殺不幸民弗與也二十三年左傳楚子曰晉侯惠公無親外內惡之外如秦國內如

里平之黨無不惡之○僖二十三年左傳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子命無從亡人重暮期而不至

無赦約暮月而不歸殺之無所赦宥狐突之子毛及偃子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

則免未期而執突以不名子故對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狐毛狐偃名書重耳之策非一年於此矣淫刑以

逞若欲淫濫刑罰以快君心誰則無罪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康誥有之乃大明服言君能大明則

民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

僖二十四年左傳推介之推文公微臣曰惠懷無親惠公懷公無親黨之援外親內臣棄之○僖三

十三年晉人晉襄公及姜戎敗秦于穀胡氏曰春秋備書秦晉無道○宣二年左傳晉

靈公不君失君道也厚重也斂以彫牆重賦斂於民以彫畫牆壁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彈也觀人之善避彈

丸與否以資笑噱宰夫肺熊蹯不熟殺之寘諸肴肴以草索為之莒屬使婦人載以過朝不欲令人知

載以過穀梁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殫之觀其辟丸也宣六年公羊曰靈公為無道

使諸大夫皆內朝內朝路寢廷也禮公族朝於內朝親親也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音紀已諸趨大夫也

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肴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齊人謂之鍾

自閨宮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肴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口于大

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

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擊猶擊也擊謂旁擊頭項也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成九年秦

人白狄伐晉胡氏曰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八年趙莊姬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六月晉討趙

同趙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成十六年左傳范文子曰若逞快吾願諸侯皆叛晉

可以逞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成十七年左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田獵

之禮尊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者先殺婦人而後卿佐○昭三年左傳叔向曰雖吾公室今亦季世

也庶民罷敝而宮室滋益侈道殫殫死相望而女富溢尤嬖寵女家富貴過甚民聞公命如



逃寇雙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昭八年左傳石言有石忽于晉魏榆晉魏邑

晉侯平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作事不時與作土木之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

之物而言乖氣致異時則有不今宮室崇侈民力彫傷傷盡怨讟并作莫保其性命也

敢自保能言之物而作人言石言不亦宜乎○哀二十四年左傳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臧石臧賓如

師會之取廩丘軍吏晉軍令繕將進繕治萊章齊大曰君卑政暴晉君卑小徃歲克

敵禽顏今又勝都取廩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讒也過言也是過謬不後將班矣言昔

已將晉師乃還果如萊○隱四年左傳公問於衆仲魯大曰衛州吁其成乎言州吁其對曰州吁阻兵而安忍

恃其兵戈而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特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難以濟矣夫

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若不戢止將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

美德文德武德而欲以亂成以兵亂必不免矣必不免穀梁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

也是為令德○隱五年衛師入郕胡氏曰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

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襄十四年左傳文子孫文曰君忘我矣并帑妻子於戚孫

子邑乃并妻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又公衛獻出奔齊及竟公使

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定姜公適曰有罪若何告無余以巾悅手櫛理髮事先君

而暴妾使余言我事定公為夫人而齊人以邾齊所滅寄衛侯衛侯在邾滅紇如齊

唁弔失國衛侯衛侯與之言虐與滅武仲言○定十三年左傳及文子衛公叔卒衛

侯靈始惡於公叔戌文子公叔戌又將去夫人靈公夫之黨宋朝夫人愬之曰戌將

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胡氏曰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

罪著矣○哀二年胡氏曰今趙鞅帥師以蒯瞶復國而書納者見蒯瞶無道為國人

之所不受也 哀十七年左傳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被髮

北面而謀曰登此昆吾之虛瓜初生之瓜良夫言已有以小成大之功余為渾

良夫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公親筮之胥彌赦赦衛占之曰不害

言所夢不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

害于事

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

以實對懼難而逃也

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



哀二年蔡殺其大夫公子駟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公子駟之黨于吳胡氏曰蔡雖

請遷于吳元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經書大

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眾

人擅殺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於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

謀其國者哉

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穀梁曰自夢者專乎夢也能專制曹無大夫其曰

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會以公孫之貴而得夢既而不以之

宣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胡氏曰陳靈公之無道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

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治所為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九年正謂靈公君

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襄三十年左傳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

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可與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不撫

民人則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禾粟非不多必有委而去之之患矣其君哀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改不

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公羊曰稱國以弑者眾弑君之辭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

坐絕也○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坐絕以歸莒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襄三十一

年左傳莒犁比公犁比莒子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立以為又廢之犁比公虐國

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展與立去疾奔齊○昭二十三年

左傳莒庚與虐而好劔苟鑄劔必試諸人必以人試劔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大

夫帥國人以逐之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襄十六年晉人執邾子宣以歸邾數侵魯又無道於其○哀七年年左傳季康子欲伐

邾秋伐邾以邾子益邾隱來八年齊侯使如吳請帥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吳前為邾

國同心故歸邾子邾子文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大宰討之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革

大子桓公也十年春邾隱公來奔○哀二十四年左傳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

公也

春秋左傳卷之...

春秋左傳卷之...

春秋左傳卷之...

春秋左傳卷之...

春秋左傳卷之...



公子何太子何亦無道

哀四年宋人執小邾子邾子無道於其民

昭十一年左傳三月丙申楚子靈伏甲而享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

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傳言楚子無道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

哉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為紂之黃東

夷叛之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位下楚國小於夏殷而位卑於紂紂而取暴於二王數行暴虐甚于紂紂二王能無

咎乎○昭十九年左傳楚人城州來十三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沈尹戌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曰楚人

必敗昔吳滅州來在十三年子旗請伐之王平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今亦未撫吾民如前十三年

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

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平王營制宮室無有量度非節用樹

德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勞苦罷困死亡轉徙忘寢與食非樂其性而無寇讎也非撫之也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

昭二十五年左傳楚子平使遠射城州屈復茄人焉還復茄人於州屈城邱皇遷貳人焉移

人於使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為巢卷築郭也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

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定四年左傳冬蔡侯

吳子唐侯伐楚十一月庚午二師吳楚師陳子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

楚无子常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君之祝臣如火馬則臣視君如國人故無死戰之志公羊曰蔡昭公朝乎楚

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

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

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

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哀十六年左傳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

在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于鄭在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

鄭人復之如初鄭人復子建待之如初時晉人使謀于子木即建也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暴虐

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

僖十九年梁亡胡氏曰陸渾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文六年左傳秦伯任好任好秦穆

示火經傳類聚 卷六 暴虐失道



公卒以子車秦大夫氏也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以人從葬為殉秦穆公卒葬

三子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君子曰秦

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善人者民之望也今殺之以殉葬是棄民之望先王違世猶詒之法古之

違棄世故猶作法以遺子孫而况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

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為霸主昭元年左傳秦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

也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癸卯鍼適晉后

子見趙孟趙孟曰秦君景公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

絕也先君之德澤在人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輔助之者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

天平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佐助也之也解

也少不五稔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

昭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僚亟戰民罷○哀元年左傳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

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

興也視民如傷恐驚動是其福也民歸之則天佑之此吾所謂福其亡也以民為土芥芥草也斬艾民力如治土芥

惟恐其不盡民怨則神怒是其禍也此吾所謂禍吳日敝於兵蓋暴骨如莽草之生于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而未見

德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盪廬惟能用其民以敗

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盪廬

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

吾先大夫子常易猶反也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用之爭戰日新不已

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夫于黃池公羊傳註時吳疆而無道乘勝

大會○左傳秋七月辛丑盟吳申叔儀吳大夫乞糧於公孫有山氏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曰佩

玉藥兮余無所繫之藥然服飾備也巳獨無旨酒一盛兮一盛一器也余與禍之父禍寒賤之

人晚視之言但得視精美也對曰梁精美也則無矣羸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庚西方主殺

癸北方主水乎則諾有山氏素備糧食登山待其呼則諾而與之軍中吳子不與士共飢渴所以亡莊三十二年左傳秋七月有神降于莘號地有神惠王問諸內史過周大夫對曰以



其物享焉也祭其至之日亦其物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罪玉王從之內史過往使內

往以其物享神聞號請命賜土田之命聞號請於神求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於神夫民神之主也號公

以知其必必以僖十九年左傳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亟城其邑而無民罷而弗堪民人罷勞

工則曰其寇將至乃溝溝公宮則誑其民曰其處之寇盜將至曰秦將襲我民懼而

潰無故而擊其宮思民不從後乃誑之以秦秦遂取梁公羊曰梁亡何自亡也其自

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昭二十

三年左傳沈尹戌曰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

狗縱

事類

傳

事類

傳

桓十六年公至自伐鄭胡氏曰伐鄭以納突非正也以罪桓之上無王法恣為不義

而莫之禁也○閔二年左傳初公傳奪卜魯大夫也田公不禁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

田田斷念其傳并及秋八月辛丑共仲即慶仲使卜使卜齋賊殺公于武宮中小門○成七

年春王正月鸛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鸛鼠又食其角胡氏曰許翰曰小害天下賊上

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襄二年左傳夏齊姜成公薨初穆姜成公使擇美梓之櫬櫬以自為櫬也與頌琴琴名

雅琴皆季文子取以葬取穆姜所為之櫬君子曰非禮也非尊事若禮無所逆禮

順為敬故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四年秋定成公如成公薨不殯于廟無

親親身不不禭祭也季孫以定以本賤既無器備匠慶魯大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

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季孫所議則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君長言襄公長誰受其

咎初季孫為已樹六場圃櫬於蒲圃名東門之外季文子樹匠慶請木為定季孫

曰畧不以道匠慶用蒲圃之櫬季孫不御御止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其是之謂乎

此言始則季文子無禮於穆姜取其櫬及頌琴以葬齊姜終則匠慶無禮於季孫取其櫬槨以葬定姒昭公多行無禮必自及也之書語

哀七年左傳秋伐邾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

晝掠取財物也

邾衆保于繹

邾山

師宵

掠

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季康子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胡氏曰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昭十

九年左傳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

駟偃

娶於晉大夫生絲弱

幼

其父兄立子瑕

子游叔父

駟子產憎其為人也

憎子

且以為不順

含子立叔不順禮也

弗許亦弗止

許之為遠禮止之為遠衆故中立

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胡氏曰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

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

見逆逾時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

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

境曰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成二年左傳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

燒蛤為炭以瘞壙

益車馬

多埋車馬

始用殉

用人從葬重

器備

重猶多也器備葬器甲兵之備

椁有四阿

四阿四注椁也

棺有翰

旁上飾皆王禮

君子謂華元樂舉

皆宋謂文十八年故母弟

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

謂文十八年故母弟

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若言何用為臣

○昭二十一年左傳華氏居盧門

以南里叛使華登如楚乞師二十二年楚遠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

為君憂無寧

寧言華氏為宋宗廟之羞耻

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

兄

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

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

曰唯亂門之無過

兵亂之家無過其門

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

無為高亢不叶中正之事以獎助叛

亂之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

患宋以義距之

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

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

死守則成不可解疾戰則師或致敗不如解圍聽華向出奔使楚人得取

其救華氏之功其亦無能為也已

言華氏不能復為宋患

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

之二十二年胡氏曰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大子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

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



必救之於外今諸侯之成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不待貶絕而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自見矣○哀二十六年左傳三族皇靈降也

聽政因大尹近官有寵者以達六卿因之以自通達于君大尹常不告不告君也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

人惡之司城樂我欲去大尹左師靈不緩曰縱之使盈滿也其罪重而無基能無傲

乎言勢重而無德以為基必敗也

宣二年左傳趙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晉竟之山也而復看出奔聞大

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其出也越竟而適他

國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言宣子當其罪也○成十六年左傳晉侯將伐鄭乃與師楚子救鄭

六月晉楚遇於鄢陵及戰射共王中目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昭十三年左傳

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羊舌鮒叔向攝兼官弟也司馬遂合諸侯于平邱次于衛地叔鮒

求貨于衛淫芻飼牲草薪曰芻蕘縱淫芻蕘之人欲使衛患之而致貨○定十三年胡氏曰按左氏荀范

奔朝歌荀寅士吉射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

援故得復晉侯定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

致辟於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

乎左傳林註傳錄晉衰亂以見三家分晉之始

隱三年左傳公子州吁嬖親幸也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衛莊公弗禁好甲兵之事莊公不禁止

宣九年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二子通于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皆衷懷也其相服近身

衣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言靈公與二卿宣示淫亂于朝民無效焉國之人民無所視效以為法則且聞不

令且所聞非君其納之無示淫亂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

殺洩冶

僖二十八年胡氏曰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

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

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

敖之六卒實從之而不止也子玉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眾欲止子玉不可戰



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子五名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

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

昭二十年左傳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時建居城父故言將以方城之外叛

其事集矣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楚大夫時為城父司馬亦在楚殺大子使往就未至而使遣

之奮揚受命未至城父三月大子建奔宋殺大子

知大子寃故遣令去

春秋左傳卷六終



